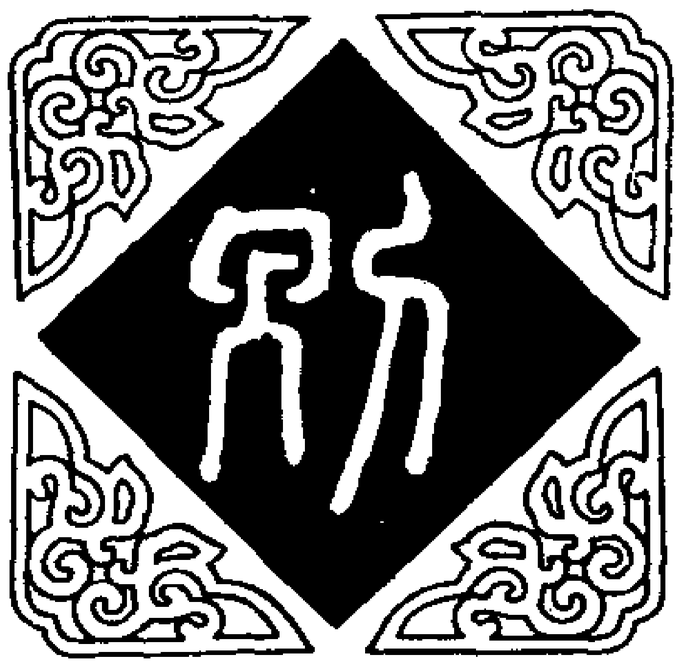
五台山佛教藏经

江蘇古籍出版社

# 五台山清涼傳



江蘇古籍出版社

宛委別藏

（清）阮元 輯

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整理
江蘇省新華書店發行
上海市印刷七廠印刷
開本：七八七×一〇九二毫米 三十二開
印張：一八九七·七五 插頁：四八〇
一九八八年二月第一版
一九八八年二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519-073-9/Z·13
定價：（全120册） 2650 圓

古清涼傳二卷廣清涼傳三卷續清涼傳二卷

提要

唐釋慧祥撰古清涼傳釋延一撰廣清涼傳宋釋延一撰廣續二編藏書家多未著錄惟古清涼傳見宋史藝文志凡方域名勝及高僧靈跡莫不詳載延一收拾故實推廣祥傳更為記寺名勝蹟以及靈異藥物其中多涉及儒家且有六朝人文如晉釋支遁文殊像贊序又殷晉安郤濟川讚并世所希見而遁序尤足補本集之所佚若王勃釋迦

如來成道記釋迦佛賦今四傑集文苑英華俱無之是編或以為金大定時寺中藏板末附補陀傳峨嵋讚乃元人所集明釋又從而附綴之也

五臺山清涼傳總目

古清涼上　立名標化一　封域里數二　古今勝迹三

古清涼下　遊礼感通一　支流雜述

廣清涼上　菩薩生地見聞功德一　菩薩應化總別機緣二

菩薩何時来至山三　清涼山得名所因四

五臺四塔右聖行跡五　五臺境界寺名聖跡六

釋五臺諸寺所七　菩薩化身爲貧女一　天女三昧姑二

廣清涼中　塑真容菩薩三　牛糞和尚求聰明四

佛陀波利入金剛窟五　無著和尚入化般若寺六

神英和尚入化法華院七　道義和尚入化金閣寺八

法照和尚入化竹林寺九
州牧宰官歸信十一
廣清涼下　高德僧事跡十二
南宋僧俗所觀靈異三
大聖文殊師利古今讚詠五
續清涼上　清涼山賦并五頂基詩
續清涼下　無盡居士張商英天覺述
釋迦佛賦　釋迦如来成道記
補陀傳　崇教事跡

應感祥瑞品第三　興建沿革品第四　附録第五
觀音大士讚第六　名賢詩詠第七　戴嵋讀

自在功德品第一　洞宇封域品第二

古清涼傳卷上

唐朝 藍谷沙門 慧祥 撰

立名標化一 封域里數二 古今勝跡三

立名標化一

謹按華嚴經菩薩住處品云東北方有菩薩住處名清涼山過去有菩薩住彼現有菩薩名文殊師利有一萬菩薩常爲說法余每覽此土名山證瀛仙窟皆編俗典事止域中未有出於全岱作鎮蓬瀛自五印而飛聲方特此雖嵩口傳之寶藏宅萬聖而敷化自五印而飛聲方特此跡美曜靈山利周賢劫豈常篇之所紀同年而語哉今山上有清涼寺下有五臺縣清涼府此實當可爲

龜鑑矣

然迴出群山之上故謂五峯也巖元水經云其山一名五臺山其中五山高聳頂上並積土故謂之臺也巖百餘家避亂入此山見山人爲之步驟而不木事同結纂縣二切人縣

返遂審居蚩野往還之士時有望其居者至諳琴訪莫知所在故人以是山爲仙者之都矣仙經云五臺山形有五峙一臺常有紫府常有紫氣仙人居之旌異記云鴈門有五巒巍山名爲鴈門郡後

有時而出括地志云其山層盤秀峙曲徑縈紆靈嶽清雲散神嵊非薄俗可棲止者悉是棲禪之士思玄之流及夫法雷震音芬煙四合慈覺之心邈然自遠始驗遊

山者往而不返集記者曰文殊師利者蓋法身之大士也先成正覺名龍種尊名歡喜藏亦號普見今以方便力現爲菩薩所以對揚聖教攝濟群其後者驅之彼岸詳乎道也識智無以造其源談乎跡也名數不可階其極但以迷徒長寢寞能自悟遂使俯降慈悲見茲忍土任持古佛之法常居清涼之地表跡臨機竢我舍識般泥洹經云若但聞名者除一十二劫生死之罪若禮拜者恒生佛家若稱名字一日至七日文殊必來若有宿障夢中得見形像者百千劫中不墮惡道大矣哉斯益也火宅諸子何可忘懷但博望張騫尋河源於天竺沙門法顯求正覺

於竺乾況乃咫尺神洲榆楊視聽其来往也
晦望其陟降也匪勞於信宿豈可不暫棄昏
懈足歷此微欵爲覺路之津乎或問大聖化
平等正宜周旋億剎何乃滯此一方乎荅曰
旨誠如来旨但具三緣須居此地一是往古
轉住持二使無志下愚專心有在三爲此處
受見聞余謂柳楊之道如斯而已矣

封域里數二

山在長安東北一千六百餘里代州之所管
州城東南一百餘里其山左右接天池南屬
五臺縣北至繁峙縣環基所至五百餘里若
乃崇嶂

疊嶂濤谷飛泉觸石吐雲即松成蓋者數以千計其霜雪夏凝湮霧常積人獸之不可闚涉者亦往往而在焉登中臺之上極目四周唯恒岳居其次自餘之山谷莫不迤邐如清勝也中臺高四十丈周迴六里零二百步稍近西北有太華泉（亦名池也）周迴三十八步水深一尺四寸前後感者或深或淺不同其水清澈凝映未嘗減竭皆以爲聖人盥漱之處故往還者多以香花財賄投之供養臺頂四畔各二里絶無樹木唯有細草霾息萋萋（切）存焉諸臺無樹有草例皆准此酈元水經注云東裁谷水源出中臺其水衆溪競發控於群川乱流西南

經西臺之山歷東戟谷謂之東戟谷
東臺高三十八里頂上地平周迴三里去中臺太華泉四十二里按括地等記言諸臺高下遠近里數多相乖越蓋是取道不同或指臺有異今聊據一家存其大致也欲向東臺先從中間但乘崗嶂不阻溪澗頂上無水唯有亂石小栢谷水出此臺下北注中臺經北臺而過東南延四十里連入恒州滹沱音佗其山東南延四十里連入恒岳西北延十三里連嶺山東相連行唐縣界翻繁峙縣界大栢谷
西臺高三十五里頂上地平周迴二里有水東去太華泉四里其山西北延三十里入繁峙縣界西戟谷

南臺高三十七里頂上地平周迴二里無水北去太華泉八十里南有漢水源出此山發源東南流入東溪水其山正南延六十里連五臺縣界當嶽巖寺北臺高三十八里頂上地平里頂上往往有磊落石叢石澗刓水不流其山正北三里南去太華泉十二延二十里連繁峙縣界大柏谷谷中有水源出北臺流注滹沱山海經云泰戲之山滹沱之水出焉郭璞注云今滹沱出鴈門鹵城縣南武夫山即在臺東去繁峙縣戲武夫即一山也今名汾

九十里

自周穆遇化人之後漢武得金神已前未緒昭彰形於簡牘矣但以泰正肆虐梵燒詩書遂使妙業真乘與時而替洎顯宗感夢波瀾斯盛浹寰瀛而啓架日月以爭暉偉哉可略而言者也爰及北齊高氏深弘像教宇内塔寺將四十千此中伽藍數過二百又割八州之稅以供山衆衣藥之資焉據此而詳則仙居靈貺故觸地而繁矣遭周武滅法釋典淩遲芳徽盛軌湮淪殆盡自非神明支持罕有僕存者也今之所録蓋是其徒至於真没洞殘可謂長太息矣其有修建塔廟造立尊儀景業真可稱事緣弘替者雖非往古並即而次之

中臺上有舊石精舍一所魏隸州刺史崔震所造又有小石塔數十枚並多頹毀今有連基疊石室二枚方三丈餘高一丈五尺東屋石文殊師利立像一軀高一丈像一稍減東者其二屋內如人等西屋有石弥勒坐像之資莫不鮮焉即慧恩寺花旛供養之具甚薦受用沙門大乘基所致也基即咸亨四年與白黑五百餘人往而修焉或聞殊香之氣鐘聲之音其年忻州道俗復造鐵浮圖一高足以送至五臺首置於石室之間南有故碑二見今已倒抑文字磨滅維餘微映余洗而視之竟不識一字一前刺史崔震所造一忻州長史張倫所立相傳云倫

曾遊山感聖遂立此碑以述徵緒將七百餘
登臺豎馬從此東南行尋嶺漸下三十餘里
圖寺寺本曾遊止具奉聖儀爰發至大乎
聖心創茲寺宇乎者信也言帝既遇非常之境將弘
大信且今見有東西二堂像設存焉其餘廊廡基域
髣髴猶存拓地志以乎爲鋪高僧傳以乎爲布斯皆
傳録之謬也然此山諸處聖跡良多至於感激心靈
未有如此也故前後經斯地者雖庸識鄙心無不懇
思改鼎其二堂之下不容几止昔有僧於
惻怙襟感端坐誦經忽覺扶擲墜之東澗自茲厥後
東堂夜宿往者無犯焉昔此寺有三沙彌每開宿德話
往者無犯焉昔此寺有三沙彌每開宿德話有靈隱

遂相將巖谷訪覓冀得逢遇已四五日喉狼欲盡尋路將歸至一馬嶺息於樹下須臾見一肥黑人沁嶺而上沙弥叩頭作禮與言聖者見遺道術此人白云我待明日更來爾等且向東山松樹下待之若見入穴者求之自得便下嶺南去沙弥尋嶺至東山下得一大樹其樹腹空如門戶視下杳冥沙弥樹傍竚立日午後雲間飄然如疋帛下落樹前刀一丈夫也散髮高耳色若桃花徑入松穴沙弥等不敢近相視一人云據穴口待出以死拘之良久其人總出沙弥急抱頭物何不放我卒不開言沙弥放之騰空而去於是相將尋

西歸至昨日値肥人之所忽見此人復披林上嶺遥
酒来飲爾令惱之愼不復来急取伊酒好飲言訖北
下沙弥依語入穴穴有磴直下伊更作何言報云北
是白石遍穴光明如畫有一銀盤盖之上有銀笼以銀盤盖
銀盤其酒芳香辛美非世間之味沙弥飲之僅得出
穴沙弥悉醉比覺口外各有細虫如馬尾友横無數
於是顏色鮮澤氣力兼倍還寺數朝一時而失
寺南有花園可二三頃許沃壤繁茂百品千名光彩
晃曜狀同野錦即魏孝文之所種也土俗云其花夏
中稍茂盖未是多至七月十五日一時凋發經僅七

日颯尔齊洞但以幽險難尋故使見之者寡矣括地志謂之花園云靈草繡林異種殊名鳥獸馴不挠信為佳景也從花園南行二里餘有梵名仙花山從地際極目唯有松石菊花相間照爛傳云昔有人於此餌菊得仙故以梵仙仙花為目也今上麟德元年九月遣使殿甄萬福乘驛向此山採菊大孚寺東北二百步有五基祠祠隋末火燒唯有維有處所大孚寺北四里有王子燒身寺其處先有育王古塔至北齊初年第三王子於此求文殊師利竟不得見乃於塔前燒身供養因此置寺焉其王子燒身之事遂泰訖入山劉謙之自刑餘又感王子燒身之事遂泰訖入山

修道勅許之乃於此處轉誦華嚴經三七行道祈見文殊師利遂獲冥應還復根形因便悟解乃著華嚴論綜終始還以奏問高祖敬信日北更增常日講華嚴一篇于時家盛豐猛行道足破血流勤誠感悟乃同靈辯頂戴此經勇著華嚴論一百卷特孝明皇帝請於式乾殿數揚奥旨宰輔名僧皆從北面法師以正光三年正月而卒時年三十有六豈非精進所致異世同塵哉

王子燒身寺東北未詳其遠近里數是中臺山之中央也徑路深阻人莫能至傳聞金

剛窟金剛窟者三世諸佛從
恒河跡以恒河內有
圖云祇樹給孤獨園
記云此為供養
迦葉佛滅後文殊
將入清涼山金
佛出時即
却將至祇
剛窟內又
筷又有迦
窟中
時大乎寺僧祥雲
出家初依并州僧

觀其宿習
誦之未滅
此山靈乃
中有一人
日雲曰不
往金剛窟
以朱碧雲
神以懷其
曰貧道忠
願賜神靈
許色白如
練奉之
雲受已便以大
乘藏經修
郡斯畢日
後於寺中
盛直来
審檀越
何人家
往居之
成稜窠
暮年一
乃居之
誦經其
施於雲
不得長
之藥神
曰斯亦可

陳謝而去
中臺南三十餘里在山之麓有通衢乃登臺
此路也傍有石室三間內有釋迦文殊普賢等像又
有房宇廚帳器物存焉近咸亨三年儼禪師
立擬登臺道俗往来体憩儼本朔州人也未詳氏族
十七出家道業純粹精苦絶倫景行所覃并部已北
安措然其所幸願造真容於此修
一人而已每在恒安修理
孝文石窟故像雖人主之尊未參玄化千里
不聞風而敬矣春秋二序常遊
務焉自餘勝行殊感未由曲盡以咸亨四年
送乳酪氈毳以供其福
終於石

室去堂東北百餘步見有表塔跏坐如生往來者具見之矣石崖北寺魏孝文所立其佛堂尊像清涼寺堂之東南相去數里別有小峯上有遺臺亦有疊石塔高六七丈所於今在焉

東連恒岳中有文殊師利像臺之中間幽曠人跡罕至古老相傳云多有隱者余常行至臺之東北遇會一人問其古跡彼乃以手指臺岳兩間曰昔時因獵經至臺東忽見茂林花果十餘頃及後重尋莫知其處且諸臺之中此臺最遠其間山谷轉狀故見者亦所懷禮謁之徒多不能至

昔有一僧遊山禮拜到中臺上欲向東臺遍見數十

大蟲迎前而進其僧誓畢身命要往登之俄頃
聳劬生其左右顧眄之間寘
恨而返余
必去後竟
西臺畧無
比丘尼法
之積五十
八十於此
道俗故往
面壁立數
根盤腹於
大蟲迎前而進其僧誓畢身命要往登之俄頃聳劬生其左右顧眄之間寘恨而返余如閑目遂深懷必去後竟不行余以為聖者多居其內矣

與梵僧釋迦蜜多登中臺之上多羅初云西臺畧無可述臺之西有秘魔嵓者昔高齊之代有比丘尼法慶嵓者昔高齊之代有秘惠心天悟真志獨拔脫落囂俗自遠居之積五十年初無轉足其禪惠之感世靡得聞年餘八十於此而卒後人重之因以名嵓焉余曾與二三道俗故往尋之觀其所居乃地府之奇觀也嵓之東面壁立數千丈石文五色艷似朝霞有松樹數行植根嵓腹於是兩邊漸降合於西面中間一路纔可容

身自餘天然狀如城郭而
之跡足使觀者興懷耳
南臺靈境寂寞故人罕經焉臺西有佛光山下
光寺孝文所立有佛堂三間僧室十餘閒尊儀肅穆
林泉清茂

昔有大隋開運正教重興凡是伽藍並任復修
臺縣昭果寺解脫禪師於此有終焉之志遂再
理禪師俗姓邢氏本土人也馳馬之歲即預出
植德本早懷津問初從介山之右抱腹山志昭禪
所詢求定驗知人家宿加修時五
特賜殊禮告報曰解脫禪習冲明非尔徒所及
勿問

常輩令其執僧役也炎涼未幾遂返故居自尔於東臺之左冊三逢遇初法華并作佛光等觀脫數往大孚寺追尋文殊訓語脫云汝今何須親禮於我可自悔責必悟解脫敬承聖旨因自內尋乃則禮已尋失後則覩獨善思懷曠悟無生兼增法喜遂慨斯濟祈誠大覺請謹此心乃感諸佛現身耳

諸佛寂滅甚深法　曠劫修行今乃得　若能開悟此法眼　一切諸佛皆隨喜

脫又問空中曰寂滅之法若為可說得教人耶師利即隱但有聲曰　方便智為燈　照見心境界　悉諸佛所見

欲究真法性　一切無所見

又曾本州都督并及僧徒送至城東首日時供養跋踏懶惓遂闇城頭有聲曰

合掌為花鬘　身為供養具　善心真實香　一時來相慶

讚歎香煙布　諸佛聞此香　皆焼香勤精進　終不相疑悞

時脫既聞此聲彌加勇猛自尒之後證入逾深高山景行是焉攸屬踐別傳云辭脫禪師師既蒙大聖指示心印乃謙卑自牧專精待衆厥後大聖躬現於前脫殊不顧視驗脫每清旦為衆營粥大聖警曰吾是文殊吾是文殊脫應聲曰文殊自文

[redacted]

殊解脫自解脫大聖審其真
輮輳湊請益如流咨承教誨日
雲之庶於八方若甘雨之潤
瞻依師凡人唯嚴唯激勵於
奧也然不出其寺垂五十年
自外希風景慕波瀾復過數
雖衡岳惠思千信顯其高位
列至於斐訓門人使我生甘
也自非行位超絶俯跡岡凡

誘耳故恒
常獨山居
感聖加被
十餘人六齋之日常賫花香珍味来就奉獻文殊師
利及萬菩薩年年無替又拾
銘至今猶
日曹止其
即出家其
立寺爲庵心祈
有公主寺基域見在未詳其
古清涼傳卷上

古清涼傳卷下

唐朝 釋 慧祥 撰

遊禮感通四 支流雜述五

余幼尚異書，長而弥篤，每聞殊方之唱，輒嚮慨興懷，孰謂一朝翻然自致，滅矣遂得攬探未啓，荒蓁厲寒，忘疲直登，中臺之首，於是俯瞰萬物，俯瞧千里，風雷之上，志凝霄漢之中，忽然若捨其浮生，迢迢焉，仍凌乎天庭，始悟狀觀之淘思，小大之傾者，雖王山九譬之妙，驚峰鷄足多也，豈徒千載之一遇，故乃萬劫之稀逢耳，但玄樞幸未覩，難兆幽關罕闢，苟在未睹雖還而邈，瞻望神京不能

無慙然承近古已来遊此山者多矣亘於群録鮮見
倫通良以時無好事故使芳塵委絶不存遠大後生
何仰焉且如雲靜雲遷意安意玼重釋門鴻儒自余淫泆者胡可言哉所
以拾遺文詳求耳目庶思齊之士彙征同往又按
別傳云文殊師利周宇文時化作梵僧而来此土云
訪聖迹欲請清涼山文殊師利住處於時智猛法師
乃問其事緣伸啓請俄失梵僧此似曉勵群蒙令生
渴仰若篤信神通者豈遠乎哉齊定州僧明勗未詳
何處人也少懷倜儻志槩凝峻承聞此山神秀文殊
所居裹粮負笈杖錫而至凡事幽深靡不畢造唯覓

文殊師利未經數日遇一異僧異僧亦禮明鼻各云大聖文殊偶然一處忽不見訊方俗各云大聖止始問經於三日中有數僧隨登陟經於野容貌並威儀整肅臭穢無已暄涼投山因離之既接利狀蔑便乃相勸出山因離悟聖人慚未常斷絕失鼻方知僧倏焉俱滅身懇款旬餘更無所見慨

者告曰我病困也汝當覺之必蒙度脫最勗乃將遵聖誨謙敬接無斁每轍思之流涕終日年七十餘終於所居周沙門未詳其氏諱即前婆婆寺主明禪師之師也少年出家遊歷明山禪習為業晚到五臺山至一名谷且入深山忽見石臼與明俱正娑婆寺後將明尋求聖跡往東臺東花林香師告明曰我今求此聖得鄰須臾間有二如新搗藥傍有木杵有藥容偉大長眉披髮因頂禮捧足請救危厄仙人之病困也汝當覺之必共衆議詳審汝行乃北行更有一人來只云汝來已久可遂我行至一石邏田

顧語沙弥曰汝可徐行勿驚清淑言訖忽見茂林清
泉名花異果廊廡友映樓臺間出鮮芳照爛狀若天
宮有十四五人或道或俗儀容温穆對坐談笑明師
歩歩修敬徐面直進彼問曰汝從何来能至我所然
此間清浄果地不宜小兒汝送沙弥令出衆外方来
相見明師敬諾承命送出沙弥自惟多幸方思啓問
未行數歩悦若有忘徘徊四望都無所見唯高山巨
谷蓊木秀林而已師謂明曰與汝無福其是乎乃
尋路而歸倍加懇勵年八十有四卒於婆寺焉
隋并州人高守節家代信奉而守節尤深最為精懇
到年十七時曾遊代郡遇沙門年可五六十自

撫心於僧曰此女人者不識雲貌似戚言中止教来至與之談叙因謂曰兒在外乞日歸去師言笑終節五宜夫宜節敬諸受接濟此微命節遂念師言身有急患要須下乘馬衣服鮮華姿容雅麗乘一住處向臺山至其深慎其旨後忽告未暗衆惡惡之本壞善提教下山

里苦切其辭節執志如初俄而致矣既還本處具陳其事師曰汝真丈夫矣雖悟猶謂威言然於此誦經九歷三載法華一部甚得精熟後聞長安度人心希剃落晨昏方便諮師欲去師曰汝誦得法華經火乘種子今已成就汝必欲去當詣好師此之一別難重相見汝京內可於禪定道場依止卧倫禪師節入京求度不遂其心乃往祉倫所倫曰汝從何來荅曰從五臺山來和尚遣與師為弟子倫曰和尚名誰荅曰海雲倫大驚歎曰五臺山者文殊所居海雲比丘即是文殊化身也汝何以弃此聖人千劫万劫無由一祈禮

遇眷何其悞也節乃悟由来假
所釋普明俗姓趙濟州人也年
寺毎聞清涼瑞像乃不遠而
修一僧姿形儒盛来遇
在耳遂共論生死難
狄此比邊而去時
誡群賊四五人倏然
然初無懼惜賊去其
努力努力未経少時

懷不動火兩日彼僧又來明以情告僧甚喜躍然意望慇懃愈復言努力努力更得數尺燄寒猛烈特異於常日暮有一婦人儀容姚嚴俄深告明曰寒甚逐憫而許之彼衣疎薄又無茵蓐更深雪厚呻吟轉多告明求寄牀上明初不許比至三更其聲遂絕明以手撫之上下通冷恐其致殞引使登床明解衣蓋及手足覩而覺以煖之廣其全濟夜既深又明忽爲睡纏少尒女乃遍身溫適細滑非常明遂慾火內起便生惡念方欲摩弄彼已下牀以手搭之倏焉而失明於是痛身洪爛百穴膿流眉毛鬢髮一時俱墮而疼痛辛苦

徹骨貫心臭穢
限舉身投地
號聲終不絕少復醒
悔經二月餘
賜汝長松服
未識長松弥
庵前並陳色
即愈毛髮並
居具陳其事
唐沙門釋曇
親出家退靜
幽閑彰乎齠
齔年十九投
恒岳之惻蒲

悟投地如前
唯去大聖願捨愚
之當為俗仙矣明
加懇惻後經七日
言取服經三
日身瘡
禪師所

吾山精脩念慧後聞五臺山文殊所居古来諸僧多人祈請遂超然杖錫来詣清涼適至於山下聞殊香之氣及到大孚寺見花園盛發又聞鐘磬之音忻惕本懷弥增戀仰於是住木瓜寺二十餘年單一器一然處以危窯服唯敗衲地鋪草蓐更無薦味清真簡勵蓋難擬也後隨師南遊至河之平遙山春秋八十餘即正觀十六年也

釋昭隱俗姓張本忻州人童小出塵師習名德住玉臺縣昭果寺苦節真心弘定證入殊深栖遲林薄躰好聖默迹殆無詳者至龍朔年中七年大孚寺九年感見之

會贖登壇之日隱時氣力已謝猶扶策到至大手處滅火之祥同所親見年七十餘端然跏坐卒於本寺馬同僧明隱業履淳修每習五停心觀亦四十年多住清涼諸寺早祛俗網閒津訪道咨釋明曜未詳姓氏志學之年無常師曜住昭果寺常誦法華讀華嚴經每作佛光等觀曾同與解脫俱至大孚門容服非常餘行前進又至東邊佛堂祈請文殊師利至花園比見一沙將欲東趣曜時驚喜友集肘步而前來至數尺遂無所覩悲歎久之與脫俱迈曜形長七尺威容和雅談叙抑揚動止有則會贖先往五臺覲承禮拜語贖云

我大業十二年見安禪師歷名山諸寺禮覲聖迹今
日復見法師是不可思議願法師長命無病而神彩無墜焉後不知
法時年幾而終
代州有信士失其姓名年二十餘時登基禮拜忽遇
一僧引之向東墓之東至一住處屋宇如凡人家中
有十餘僧先引者問曰能住修道否荅曰能乃即經
停半歲僧等多服藥餌時兼果菜進者神居寡於言
說又於汲井之南見一並葉圓如荷葉大可
取半遮明生如故初雖慙之後不介意乃與僧徒共
採而食至尋日
日月稍久漸請還歸
僧亦放之少不留礙到

家數宿即来馳赴但見山谷如舊都無蹤跡頻尋求訪寂寞七十餘年中頻勅西京會昌寺沙門會賾共內侍掌扇張行弘等往清凉山撿行聖跡賾等祇奉明詔星馳頂謁并將五臺縣吕玄弊等十人如初其人不知聖人悼責無已余見之時已動乎足循還顧盼漸漸至臺之上未至臺百步遥見佛像宛若真容近展轉分明去餘五六步忽然寒戚又旋兩處闇香芬列逾盛又於塔前遣衆粧修故佛黙眼總畢並聞洪鐘之響從欲向西臺遥見西北一僧着黑衣乘白馬奔就皆共

丞待相去五十步間忽然不見贊慶所棲逢詣又往大乎寺東堂修文殊故像焚燎傍單遠園煙焰將盛其園去水四十五步舉高五丈尋便雨下衆汲未及至亦當處消散莫知從南向北凡是古跡悉臧無餘雲其由便行至於飯仙山內侍張行弘復聞異香之氣等既承國命目覩佳祥追尋存亡名德甘親頂禮蹟深稱聖旨於是清京畿文殊具已奏聞深稱聖旨益聽京畿文殊實化昭拂道路使悠悠識妙物之冥泓蠢蠢迷津悟大方之幽致者國君之力也非夫道契玄極影響神交何能降非常之巨唱顯難思之勝軌千載之

後知聖后之所志焉續又以此山圖爲小帳述略傳
一卷廣行三輔云
西域梵僧釋迦密多羅者本獅子國人少出家本
摩伽陁國大菩提寺遊方利物並自天真麟德年中
来儀此土云向清涼禮拜文殊師利自云九十五更
每洗足而行常唯一食或復虛中七日燕修露坐不
栖房宇而翛至食向東北遥禮至止未久奉表以聞
特蒙恩詔仍資行調勅遣鴻臚寺掌客爲譯語人
州沙門智才乘驛往送所在供給多羅以乾封二年
六月登於臺首并將五臺縣官一員千力四十人及
餘道俗總五十餘人初欲上之日從恩陽村行三十

里日中時將到多羅即召集僧徒自行香水特以親手奉施衆僧多羅因不飲食竟經三日食訖將行譯語誡衆曰大聖住處億劫稀聞況得親經誠宜尅念幸各專志勿復諠譁設有所須但自緘默於是而進路既細澁前後聯翩多羅爽二僧最爲先導欲至山下遥望清凉寺下至半峰忽遇神僧立於盤上即五體投地頂禮數拜又登未遠乃有數人聞鐘聲香氣至臺南五里遂即停泊乃令人作土壇三層高尺餘周方丈許揉拾名花四周嚴飾多羅日夜六時遶壇行道又日別數度入水澡身每旦以淨瓶四枚滿盛淨水上著粳米數合半乳半酥升使人跪捧多羅呪願

百餘日向人云面各瀉之西方供養之法也經兩宿便進食食訖登臺南面而坐五體布地從辰至酉方還所止明旦更欲登塔而臍肘膝而行血流骨現僅登臺上見白兎狐狼遶臺上亂石鱗次向餘三里多羅登臺其勢使王與余及二三道俗去其十餘步徙倚環立王徐而議曰在京聞此拙多靈瑞及到已來都無所見雖有鍾聲香氣蓋亦未有奇特人間傳者何多謬也言適竟多羅遂呼之譯語而責曰君是俗人未開佛法何乃於此紛紜興謗余自少已來更無餘德唯尋禮聖跡用以為常依西方傳記南閻浮提有聖人恒止住處凡二十九所余所經者無茲九矣然

自外析請
措指或未
爲滿足君
深禍王乃
去十餘步
莫不驚歎
花及錢投
壁半餘祇
遵歸路到
備登壇之
觀禮豈不

造玉石舍利函三枚大者高九寸一方之地擬安北墓内小者二枚各高六寸半正方及清信士佛弟子郝仁開舍利函一枚高五寸半正方二年四月八日餘里正等至正時生并將妙饌上山供養行者道異歡之遂捨利并將妙饌上山供養行者郝仁開舍利函一枚高五

華池供養乃見池裏有大龍遶之俱彼方禁
冀之像也供養敬設中食食訖記安舍利安詑禮拜衆
所持香花雲雨晴霽於臺宿明旦往北臺下東北稍下泄
之遂聞谷下隱如雷震之響有一僧身遍所逼於臺下之東北稍下泄
黑風勃然心悚而赽適投裂裟有
年方還京邑余歸之後有清信士不詳其氏諱次往
登之其人每在并州巡市乞馬以所乞得造漉水囊
者相傳云
可七八寸造訖隨處勸人令用凡造數千餘當
日亦劈十數信士登基遷到清涼寺下忽聞鐘聲聞

已巳歲聲夜恭疑荊年惡至从
即禮遂
與同侶一
供養於
或旱或
北崖之下
結草爲
晚十日後
光朗照不
輕有神
直尔對
之祛人齡
之爲不
測之人也
余略與
悵然凡
芳燈燭時
每齋
人尋之
大
山玉泉寺
沙門弘
禮拜承
西京往彼
元二年
靈察以上
代州見
一人先非
舊識無
谷上地
堂經兩宿
每六時

數百飛鳴左右不見其形又
臺將去之時有百鳥飛引其前還至中臺方乃遠去
其年又有并州尼四人往登其臺首回還一尼折花五
並欲將向下遂失道路飢寒並至夢一僧賜之飲食
因尒不飢仍告曰以汝盜花五莖罰汝不歸五日餘
更無苦勿復多憂五日既滿得遵歸路西京清信士
彥德元王玄爽少結塵外之友並因讀華嚴經見菩
薩住處品遂心專勝地以上元三年五月十三日共
往登之初半路食時將到忽聞谷下大聲告曰食時
至遲去也既承此告即發畢聞又聞谷下大聲連告之曰登臺並聞鐘聲香氣後日重往食未

人浴敬門州及精禪適東塋
而往後還東邑忻暢本懷
陽白馬寺沙門慧恂元年四
皇帝重修白馬寺沙門慧恂
栖集名最爲繩愛敬寺
首以調路加臧洗解夏安居
沙門慧恂元年四裕等於此
志沙門靈中塋同十人將至
塋首奄忽而滅僧名遠惠恂
色慶雲僧惠恂後歩又見
南六十餘

高可三丈人或去就光亦隨
滅僧靈智於太華池南三十
丈百千種色重沓相間霏微
形服威儀屈伸俯仰光中悉
表著難可具名而衆聲
喪神心魂失措頂禮懇誠少選而滅又智等奉
時佈塔之前有三沙弥頂臂焚香以身供養復見此
光在其東面蔵等周旋往來向經七日方遣歸路焉

支流雜述五

後魏永安二年恒州刺使呼延慶獵於此山有獵師
四人見一山猪甚大異於常猪射之殺羽逐之垂及
午時初雷血踪皦然東南重一平原之内有水南流

驅驟馬呵逐意不能及迴至城曲隱入人叢文寒進
見之至齋主自行香其人亦在齋坐文襄親問君貫
名氏有何道術荅曰滄州人姓王名劇少愛恬靜不
甚家事寄五臺山更無道術聞王設四部大齋福德
無量竊預禮敬三寶耳
代州郭下有聶世師者士俗以爲難測之人也
五六十頰容赤黑視瞬陞諦其耳垂肩大可餘四
室鄰陋衣服破弊凡見道俗必勸之行善或隱五
人曰今向五臺禮拜近有選官者恐不稱意專心
佛乃夢其人謂曰汝莫憂愁得代州某官我姓名
世師汝當識我其人驚覺北至銓衡果如所記

訪問恰得世師形狀一儀棚狀一
施之自尒代郡官人僚常多供
君無取者隨在奔之余幸當
貧異常流而凡得飯食必分
教事法食訖將別謂余曰閻
勞力也後歸終之曰家磬白
繁峙縣城内景雲寺邊有老
業余曾至其家食於方石之
北大桐谷採藥忽逢明齊晚
白文理分已上合堂捡方料細
多是藥思歇至家

晝採藥籠內總以袋盛擔之而歸將出谷忽思念曰此若是仙藥與籠俱復莫知其處弟子敬歎恨不先敢試更採之及至迴看唯袋存焉藥名長松其藥取根食之皮色如薺苨長三五尺味微苦無毒久服保益至於觧諸虫毒最為良驗土俗貴之常採以備急急然神農本草經及隱居所紀並無此藥近有沙門普明節操昭著感空中聲告因尒而傳之慶哉未世蒼生遇此大仙之賜也其諸藥可百餘種大黃人參寔繁其類也

古清涼傳卷下

音釋

上卷 烱古迥切顯職縛切嚄名嶭切涋子賜切瀛以成切塋真棟音東切顊莫紅切毛毳莫紅切

下卷攬盧敢切橾由二切力制切蹙居僭切嚇許力切蹜古書居六切蹴子六切踖資昔切

躡尼輒切鑷尼輒切躞子結切踖資昔切

躡尼輒切鑷尼輒切躞子結切踖資昔切

躡尼輒切鑷尼輒切躞子結

# 廣清涼傳序

鼇峯劉鳳書纘眞郎閣書織眞郎界郎守大原府大通監兼兵馬都上轄都部署兼都總管兼都部署兼都總管兼都部署兼都總管兼

見不出大千之界天眉五頂之山湟槃妙華嚴說一萬聖來都爭域樂銀書深秘金剛之寓仙以演法赫烋光而普仙俱以波利西來卓命頓嘯於花珠摛大冏量驚之誘人寶於慈願教肇騰蘭以來具相燕着南至捐軀思接廣修崇列梵刹以雲屯龍閘名藏地拓觀齋聖儀而呈布鍾聲而下益傳靈感之踪實衆金灯威觀神奇之應濟以香氣互祐生建遺法尚錄鞫官得寓風緣薄以警後來而年紀寖深簡編幾蠹獨有跡思得紀述以惠祥作傳二卷頗成倫理其余亦有傳記皆文字舛錯辭意乖謬惜乎　大聖之化跡高士

菩薩何時來至此山三
五臺四瑪古聖行跡五
釋五臺諸寺清涼山得名所因四
五臺境界寺名聖跡
方所七

菩薩生地見聞功德一

詳夫大聖曼殊室利曳菩薩久已成佛示居因位行
菩薩行接引群生故以知之按首楞嚴經下卷
云過去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尒時有佛名
龍種上尊王如來國名平等乃至尒時平等世界
種上尊王如來豈異人乎即文殊師利法王子是
握摩羅經第四云北方去此過四十二恒河沙刹有央
國常喜佛名歡喜藏摩足寶積如來乃至若有有
聞

何況稱普
生不及文
成非一或
土優劣云
分以一分
最彼大海
故普見如
功德次說
十九說菩
是菩薩生
識家故諸

見佛名何以故彼
殊師利於一時中
所作饒益如是
問文殊師利成佛
國土與阿弥陀
譬如有人折一
滴水喻阿弥陀
水普見如來佛
刹莊嚴復過於
此何以
上說菩
薩有十種生處何
真諦生處者華
嚴經七
菩提心
處生善薩家故深
地是菩薩生處生
波羅密家故大願是菩

薩生處生妙行家故大悲是菩薩生處生般若波羅蜜家故是菩薩生處生方便善巧家故智慧方便是菩薩生處生無生法是菩薩生處生過去未來一切如來家故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以般若波羅蜜為母善巧為父檀波羅蜜為乳母尸羅波羅蜜為養母忍波羅蜜為莊嚴具勤波羅蜜為養育者禪波羅蜜為洗濯人善知識為教授師一切菩薩為伴侶一切善法為眷屬一切菩薩為兄弟菩提心為家如理修行為家處諸忍為家族大願為家教滿足諸行

為順家法勸發大乘為紹
菩薩為王太子成就菩提
實生處次說菩薩世諦示
緣經云爾時跋陀婆羅菩薩即從座起整衣服
作禮長跪合掌白佛言世尊是文殊師利法王
曾親近百千諸佛在此婆世界施作佛事於
界變現自在却後久遠當
殊師利大慈悲生於舍
門家其生之時室內化生
金色墮地能語如天童子
仙人求出家法諸婆羅門
九十五種諸論議師
無能

論議師無能醻對惟於我所出家學道乃至我今略說為未來諸師利名者見形像者百千劫中不墮惡道君有讀誦文殊師利名者設有重障不墮阿鼻極惡猛火常生他方清淨國土值佛聞法得無生法忍又得聞文殊師利名者百千億歲不如施寶莚經第二卷云若施三千大千世界其中所有一切衆生給諸樂具百千億歲不如施文殊師利一小端許所生福德勝前福德或有問曰菩薩既又已成佛何故復為菩薩答無垢稱經云雖得佛道轉於法輪而不捨於菩薩大慈恩寺基法師阿弥陀經疏引仁師云 我昔能仁師第子

二又今室因者祥三七所經
尊不並
化故
菩薩名
新傳及
唐時不
巨宋
此云妙
吉祥此
二就勝
義以德
瑞彰名
生時有
十種吉
祥之事一
粟四庭
生金蓮五
馬產麒
麟八牛
說由菩
薩身普
我為菩薩
問何故
利合覓
吉祥彰
以菩薩
因瑞彰
名也二依

智慧等及一切如來神變遊戲已內極妙吉祥故名妙吉祥也又以大華嚴經第六十一八法界品舍利弗告諸菩薩神通功德不可思議故知文殊師利亦復如是可觀察文殊師利清淨之身相好莊嚴一切天人莫可觀察文殊師利圓光映徹令無量衆生發歡喜心汝可觀察文殊師利光網莊嚴滅除衆生無量苦惱汝可觀察文殊師利衆會具足皆是菩薩往昔善根之所攝受汝可觀察文殊師利所行之路左右八步平坦莊嚴汝可觀察文殊師利所住之處周迴十方常有道場隨逐而轉汝可觀察文殊師利所行之路具足無量福德莊嚴左右兩邊有大伏藏

種種珎寶自然而出汝可觀察文殊師利曾供養佛善根所流一切藥間出莊嚴蓮華諸世間主雨供具云頂礼恭敬以為供養汝可觀察文殊師利十方一切諸佛如来将說法時悉放眉間白毫相光来照其身従頂上入又云文殊菩薩能随所樂現自在身威光赫弈敵諸大衆以自在大慈令彼清涼自在大悲愍說法心故知菩薩以大善巧極接群生為不請友文多不載故知菩薩以廣大辯才将為說法言文殊師利所有大願非餘菩薩之所能有善男子文殊師利童子其行廣大其願

無邊出生一切菩薩功德無有休息善男子文殊
利常為無量百千億那由他諸佛如常為無量
億那由他菩薩師教化成就一切衆生名稱普
方世界常於一切諸佛衆中為說法師一切如來之
所讚歎住甚深智能如實見一切諸法通達一
脫境界究竟普賢所行之行善男子文殊師利是
善知識令汝得生如來家長養一切諸善根發起一
切照道法值遇真實善知識令汝修一切功德入一
切願網住一切大願為汝說同生同行是故善男子
汝應往詣文殊師利同生同行而論

貶无彼善財得見文殊皆是往昔同生同行乃至不生疲厭況今之人宅諸子若能專心求見大聖豈不宜哉

善薩應化拾別機緣故云何為捨答如華嚴經第五十卷說偈如月輪有四希奇未曾有法何等為四一切星宿光明二隨逐於時示現虧盈三於閻浮提清淨水中影無不現四一切對目前而見者皆此月輪無有分別無有戲論佛子如来身是有四希奇未曾有法何等為四一所謂映蔽一切聲聞緣覺學無學教二隨其所宜示現壽

命修短不同而如来身無有增減三一切世界衆生有暗對者皆心衆生善提器中影無不現四一切衆生有暗對者皆心至而如来身無有分別無有戲論令文殊亦尒樂而爲說法令得解脫乃謂如来唯現我前隨其心樂經云住首楞嚴三昧力故於十方面或現滅度入般涅槃現分舍利饒益衆生故菩薩機緣故名爲總故華嚴抄

初生或現滅度乃至是文殊師利有無量神通變現不可具說此土所顯

即是菩薩

引經得云

文殊大菩薩　不捨大悲願　變身爲異道

或現滅度　或處小兒叢　遊戲已聚落

或作貧窮人　衰容爲老狀　以現飢寒苦
巡行坊市鄽　求乞衣財寶　令人發一施
與滿一切願　令使發信心　信心既發已
爲說六度法　領萬諸菩薩　居住五頂山
放億種光明　人天咸恭觀　罪垢皆消滅
二別者即今偏在清凉五臺山是也以此緣勝
故又是本所居金色世界報土在此也按大唐東夏
神洲感通録宣律師常於唐麟德元年仲春之季有
數天人来禮覲律師共相談叙入云古
昔相傳文殊在清凉山領五百仙人說法經中明說
文殊是舊住娑婆世界菩薩娑婆是大千總号如何

偏在此方天人荅云文殊者法身大士諸佛之
也隨緣利現應變不同大士之功非人境界不
論但大聖多在清涼山山下有仙花山有五臺縣
凉府往往人到不得不信

菩薩三

菩薩住處品云東北方
有處名清涼山從昔已來諸菩薩衆於中止住現有
菩薩名文殊師利與其眷屬諸菩薩衆一萬人俱常
在其中而演說法又撿文殊師利菩薩現寶藏陁羅尼經
云尒時金剛密跡主菩薩白佛言世尊昔常爲我說
如是言我滅度後於贍部州惡世之時文殊師利廣

能利益一
說於何處
故願爲說
從於此聽
爲五頂文
坐及有無
人等圍繞
神通變化
福德之力
王大住首
山爲五百
仙人說法
就令不退
感通錄

上卷宣律師問天人云今五臺山中臺之東南二十里見有大孚靈鷲寺兩堂隔澗於今猶在南有花菌可三頃許四時發彩人莫究其所始或云漢明所造或云魏孝文所作牙說不同如何天人荅云二帝俱曾於此造寺供養及阿育王昔周穆王時已有佛法此山靈異文殊所居漢明之初摩騰天眼亦見有塔勸帝造寺名大孚靈鷲山相似因以爲名焉元魏孝文北臺不遠常來禮謁見人馬行跡石上分明其事可知至唐朝因澄觀法師於此造大華嚴經疏遂下勅改爲大華嚴寺

或何此身說身復此經不思
議境界

問據華嚴經菩薩住處品
現寶藏山谷此
由菩薩住首楞嚴
經及般
涅盤經二
為無量身復以
無量身入
於十方
以無量
一身引
導衆生
今發心故
入此山是
九情能測

思議之
境豈可
強思議
者有三過

生非福過失三不得善過
果翻此可知箋云雖神應無方道無不在但
所化境緣偏勝何所疑焉
清涼山得名所因四
按華嚴經疏云清涼山者即代州鴈門郡五臺山也
以歲積堅氷夏仍飛雪曾無炎暑故曰清涼山者
出頂無林木有如壘土之高故曰五臺故曰五臺
云五臺即是五方如來之五座也亦象菩薩頂有五髻
余因此二文今更廣之按千鉢經及文殊傳
陁羅尼珍伽觀門所說文殊未般若能生諸佛故大
寶集經第六十文殊會云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我

以来持提乃上覺入剛明此
無礙天
眼所見
十方無量
我勸發
決定菩提
精進禪
菩提終
不應證而
文殊汝等
切諸衆
一切如来
利摩訶
菩提薩埵
心出此一
即說密語
一切如来

劒而出已同一窖合入於毘
鞘既成就已住於毘盧遮那佛手中於時從彼
劒鞘身中出現一切世界等如来身一切如来
等反一切如来神變遊戲已由極妙吉祥故及
薩埵三摩地極堅牢故同一密合以為文殊師
利摩訶菩提薩埵身既成就已住於世尊毘盧遮那佛心
而高聲作是言曰

我是諸佛語　号為文殊聲　若以無形色

音聲可得知（以為佛法身本無形相恐成斷滅故以六塵假詮表之詮佛語言即文殊聲也）

尒時文殊師利摩訶菩提薩埵從世尊心下已
切如来右邊月輪中住復請教示尒時毘盧遮那佛

入一切如来智慧三摩耶金剛三摩地已現一切如来智慧三摩耶為盡徧衆生界斷除煩惱三摩耶為盡徧衆生界斷除一切煩惱至成就一切如来智慧寂上悉地故彼及一切安樂悦意受用故乃至以其金剛覺於文殊師利摩訶菩提薩埵如上於雙手授之乃至以其金剛劒特劒揮斫已而高聲唱言　此是諸如来般若波羅蜜多隨順能破諸怨敵　滅罪中為最

故菩薩左手持梵夾表般若無生門詮一切法體自性清淨右手特劒表般若能斷除衆生煩惱怨敵又五字瑜伽觀門之金剛部主阿閦如来即菩薩頂上東邊一髻之象也表者阿者

囉主第来表頂字菩五智頂

門詮一切法無比者無垢
来即普薩頂上寶生如
門表妙觀察智平
頂止西遶一髻之
智北方羯磨部主
遶一髻之象也娜
淨法界中方如来
中方一髻之象也
然哉良有以也
眼已淨總五部之
五乘之西

磚數州縣
迴蒂地北
之勢勝迴
濛日月
卉千名
流捫蘿
江泉
度險時逢
凝布疑淨
嚴蹕主擇
掩卷而歎
兹昭著盈
龍宮夜開
五雲凝岫
圖光映

之名無復人間之慮如聖境者接無華塵心者相覩牙謁非凡觸目皆為佛事其山勢寺宇雖言自大師悔跡於西天妙德揚輝於東土雖法在而雖山空掩於荒榛應現有方驚嶺得名於神僧顯彰於靈境宣公上表稟於至化比齊數州以傾俸有唐九帝之遇五天殊命以奔風八表之驅而競記其有不到奚異舍衛三億之徒哉按大唐感通録云代州東南有五臺山者古稱神仙之宅也山方五百里勢極崇峻上有五臺其頂不生草木松寒南号清涼山山下有清

涼府經中明說文殊將五百仙人住清涼雪山即斯地地也所以在目不徒設也中臺最高去人寰不遠古來求道之士多遊此山靈跡遺蹤奄然存焉馬頂有大泉名曰太華澄清似鏡有二浮圖夾之中有文殊師利像人有至者鐘聲香氣無日不聞神僧瑞像往往逢遇大唐龍朔已来稍下令會昌寺塔前後再返亦遇靈感至正觀中有解脫禪師聚徒習定自云於四度見文殊師利冀從滿空群仙異聖不可勝紀或問此清涼山為但山寒名曰清涼為就勝德耶若但

山寒名清涼者即陰山窮谷凍寒之方皆應清涼若就勝德名清涼者但諸仙聖所住之處應亦清涼何獨此山擅斯名也荅必二相兼即無濫矣一寒兼有五頂如上已說二惟就文殊化境揀餘仙聖所居如般泥洹經云若有讀誦文殊師利名者設有重障不墮阿鼻極苦猛火常生他方清涼國土值佛聞法得無生忍華嚴經入法界品云以自在大慈令彼清涼斯之謂矣故化方遂物象生自見於異土湛然不隨器界之中滅如斯而已矣

## 五臺

按靈記五臺有四埏去臺各一百二十里據古圖所

載今北臺即古中臺中臺中臺即北臺惟北臺中臺石門有異東西二臺古今無異無恤臺
梵山是南臺大黃尖即北臺帶
頂是也其西臺漫天石是東臺
昔趙簡子名無恤曾登此山觀代國下瞰
海蓬萊宮觀神仙之宅此是普賢菩薩於中止住云
霞幽洨往來五臺登臺者多見靈瑞緣斯聖跡
為東墉也西曹豐山上有宮池古廟祠煬帝避暑於
此而居因說天池造立宮室龍拽鳳闕徧地池邊此
池世傳神龍所居緣斯聖跡故号為西墉也
繫舟山上有銅鐶舡軸猶在昔免遭洪水繫舟於此
世傳免觀文殊現於南臺緣斯聖跡故謂之南墉也
北有霞宿堆即夏屋山也從魏孝文皇帝避暑往慶

宿此因以名焉下見雲州石窗寺世傳山上有乾門婆城即化
川吳塚壘壘有鬼赴南行及見南山栢谷墓切鬼出隨
行文帝叱時城乃現馬又於日欲出時望見北
此事跡謂之亞而走栢由
南臺之上其墓即迴低曲
之為臺唯古之中臺即今之
中臺孝文封為南岳也餘皆定矣
北臺古之南臺即今之
五臺境界寺名驛跡
中臺頂上有太華池方圓二里天生九曲其水湛然
色若瑠璃澄澈見底池內平處有石磊落叢石間復

有名花百品交映神龍宮宅之所在馬人曾視之麥
所錄 切 然神駿雲霧樣映難以具言然池之大小淺深神
變不定故禮謁者解漫擾渢投中而去 隋開皇十
一年文帝勅於五臺頂設大齋立
碑及觀後魏博陵公大守奉持供於五臺遣瞻業石公並是
菩薩身掛瓔珞故實臺鐵塔切德寂多不可殫紀

古十寺

大孚靈鷲寺　王子寺　靈峯寺　天盆寺　清涼寺　石窟寺　佛光寺

飲仙寺　石昌寺　樓觀寺　竹林寺　金閣寺　安聖寺

今益唐來文殊寺　玉華寺　聖壽寺

靈跡寺　大華池　白水池　孝文人馬跡
千年水窟
名花五　白菊花　孝文十二院花　五鳳花
百枝花　鉢囊花
北臺頂上有天井下有龍宮白水池相連金剛窟亦
相通徹　古有八寺　寶積寺　淨明寺
普濟寺　公主寺　甘泉寺　大谷寺　木瓜寺
令益寺二　寶山寺　太平興國寺　聖壽寺
靈跡十六　七佛池　羅漢臺　九女泉　公主臺
孝文教弩場　仙人庵
禪庵藥　亞走相　空心藥　生死藥
孝文打毬臺　生地獄

鄧隱峯塔　憨山　玉
異草二　　金井
東臺舊名雪峰山麓有研伽羅山臺上遙見
州日出時下視大海猶陂澤馬古寺一十五
雞足草　普賢
華林寺　香雲寺　觀海寺　香藥寺
石堂寺　龍盤寺　光明寺　萬像寺
龍泉寺　五王寺　天城寺　溫湯寺
靈跡十一
今益寺三　金界寺　乾龍口　六鳳嶺
拉子成　亦東林　明月池
東林　乳頭香藥　研伽羅山
五王城　研伽羅山　溫湯
那羅延窟　萬聖足跡

樂三　人參　長松　伏苓

西臺與秋嚴相連危磴千雲喬林拂日分空絶壁

接漢冒巒　古寺十二

秋密寺　石門寺　捺勁寺　乳石寺　東尖寺

大會寺　日照寺　向陽寺　鐵勁寺　浮圖寺

熊頭寺　豹子寺

李牛寺　黑山寺　仰盤寺　病牛泉寺

泥齋和尚　孝

令益寺四　子跡　于闐國王　文射梁

靈跡一十五　落石　香山　師子跡　于闐國王　跋

落王崖　龍窟　薩埵崖　王子燒身塔

二聖對譚　八切德水　石門

烏門

割肉坐石

槃三

南臺孤絕距諸臺差遠林麓蓊翳嵓巖嶺歇為幽穿昔有僧明禪師居此三十餘載亦遇神仙飛空而去唯蟬蛻其皮三十里內悉是名花徧生峰岫俗号仙花山化寺屢逢鍾聲時發昔曾有人遇異人形偉冠世言語之間超騰遂遠故僧明禪師歌曰

南臺秀峙　龍神歸依　春雲霡霂　夏雨霏霏
黑白聰禮　失渴忘疲　何罪不滅　何福不滋
卧於石上　而坐神龜　善薩麻衣　充其龍枝
羅浮草結作禪衣居巖夢方靜慮

黃精　茯苓　王不留行　仙桃　木介

敢忘第殊開佛川目山品重

久住然
婆羅門
像如覩
三果若
淨戒之
大宅此
窟在東
有比臺二禁
迦先聖
慧師曾
入此窟
無復凡
木但見
出為人
佛懸師
大孚靈
千名今
內道場
一葬功
畢遷內侍

顯慶設齋仍供一萬菩薩是日忙代諸處巡禮僧數盈一萬皆云萬聖赴會普施一鏍錢一萬緡別施菩薩內侍與州縣具達朝廷因茲靈瑞臺上復興五龕諸寺方所七

釋

按靈跡記稱古傳有寺一百一十北齊割數以充供養粤自後周以來亟遭廢毀甄臺寂寞空餘麋鹿之場寶塔摧頹但聚鴟梟之跡俄鍾隨季海內分崩寓縣沸騰生靈塗炭兵火迄及蕩爲摩遺大率燔燼名額既泯基址徙存其湛住持者六十七所餘皆湮沒焉大孚靈驚寺者世傳後漢永平中所立所以名靈蹤驚者擾西域記第九卷說梵云結伽藍多從

乘陁羅矩
吒山即
釋尊說
陽狐標
色此山
北山之
崗巒特超
有類高
臺勢接
故以名馬
寺依此
朔州大雲
寺惠雲
此寺尚座
樂音一
繁日窮年
部工技
吹螺振鼓
百戲宣
盛內令步
闕舞袖
六變圓滿
鶴行精
純像法

清涼寺依山立名託居巖側前通澗壑上接雲霓長
安二年五月十五日建安王仕并州長史奏重修葺
勅大德威法師親詣五臺之頂僧俗一千餘人同見五
色雲中現佛手相白狐白
廣馴神於前梵響隨風流亮山谷異香芬馥遠近
人又見大僧身紫金色而立復見菩薩身帶瓔
珞西峯出現法師乃圖書聞奏帝大悅遂封法師昌
平縣開國公食色一千戶請充清禪寺主掌京國僧
尼事仍勅左底子佐知一
御史大夫魏元忠命
五臺山禮拜菩薩至長安三載送向清涼
玉御容入
山安置於是傾國傾尼奏
之　帝不許以
鴈門

地連猿猱
於帝不矣昌頼重載所
王巡遊佛光
寺燕宕昌王所立
禮謁至此山門遇
觀七年五事如惠
寺唐正祥傳所說
有一古寺西臺接東峩谷
中有鴈門唐亟拱
玄関畢志有歸厭

住持經關始成樓臺營構殿房廊六七院宇二三
四輩行人雲屯茲地十方名德輻湊其中無惮勑
惟專禪講至長安三年國家搜羅英彦不遺岩谷
閻崇義遂被召入因乞為僧勑許披剃後乃還山終
於此寺也　北臺之西繁時縣東南有一寺名公主
寺後魏文帝弟四女信識公主所置年代浸遠尼衆
棄絶房廊院宇佛殿講堂九女浮圖无殘猶在唐世
東光瑩自持至都獻則天帝賜綵百束且須後命
志擬置額度尼醜醜得一五石方圖一尺文成五色表
北臺之麓有木瓜寺注昔登臺路由茲地年代曠遠

不知建立之始寺有長髮女名佛惠年七十四五獨侶愚癡百歲耆耄自少見者衆伏初無敏變修菩薩藍當為尊首繁峙魯靖三百餘人逐佛惠上北臺適逢雨雹遽引下臺側投一墓塊下墓半空如室佛惠神時能容受衆不測其前進諸人隨入同坐藥空悉不能容受衆不測其謂肉身菩薩　普濟寺居大嶺之南林藪清靡黃大嶺之南林藪川原踈曠西見楞梳山東望天石南覩中臺北臺之人忽逢兩雹於此避當木瓜之北有入地泉巡臺難北臺北有寶山寺並居谷內有宋谷寺寶積寺又東北有院宇幽奇樸臺狀諸古老昔有張善和者北臺東不遠有亂石交聳開

事逐一白
一經藏層閣壯麗善和怖駭是故其中因見藏內塵
埃甚厚其傍亦有幕靜掃除之於善和條忽之頃
馬因即掃除令極潔淨承斯片善還復得出
非大聖願力境界焉能感化若是哉
余謂若
御隱峰禪師者福建邵武人也世傳與妹出家俱來
遊臺至臺之頂忽失兄所尋訪不得至北臺西
道南石上頭下足上倒直而不亂
奄然示滅妹曰輕躁之性砭而不易遂乃推倒即於
其處而閣維之收其靈骨壘石為塔至今在焉
聖山者在北臺東北世傳後魏孝文皇帝臺山避暑

大聖化作梵僧從帝乞一坐具之地修行住止帝許之梵僧乃張坐具弥覆五百餘里帝知其神乃駈騎隨朕而去迴顧斯山炭然隨後帝叱令止故以名焉　唐昌王造佛光寺佛光東北四里耶因此而名焉

迴嶠崗巒寺宇幽邃世傳昔宕疑唐時賜額取於此因以名焉幾曰此說或說

石窟寺在佛光東北二十餘里儼禪師昌盛造正當山口登清涼寺路經於此遊禮憩息之為名尒

盆寺次南臺北谷山形伹盆其勢如盡東北仙搞西南神谿池水當心樓臺四繞今王子燒身寺次北五六里有小巖寺大棗寺唯飢饉

餘基悉就頹毀當時塋廟廉有千遺此地極為
然遊禮路僻到者甚稀昔有西京萬善寺尼明
屋葺於此結庵而居發誦華嚴經盤二部戒津
至神龍元年而卒　中臺北趾及臺領南有二
鴞曰吳慶葱園二寺有洪馬寺主放此住持亦
德光時威儀動物群虎如犬馴擾院庭鍾磬空
人擊動緇素巡臺毓而參禮
尼三五人年盡期順寺主百年不下山谷長安
正月遷逝五王城五王寺修創奇異未知何代
立名建寺周圍尚有桑林冬園遺跡遊謁者思
返臺南足南嶺上有觀海寺內有明月池生蓮
東方園總墓五王年有士伽藍清潔法月

一里水深八尺雖在晦朔月影中現夾池有二
㘭枝葦相樛每清風發韻疑屬門人王士
太原郭上行晉州魏法才繁時薛思恭等一千
巡禮東臺忽至此寺會大雪霧兩七日不止乃屢
顯因得睹霽但雲數不散東趣於海浩然一色
大川於中現盧舍那像并闡說法後郭上行等
人發心出家並得剃染咸有高節　東臺東大
內有銅鍾寺魏時所置寺有銅鍾可受三十斛
冗腹身作八稜刻子魏都金剛塡陷象鼻隱起雜寶
能嚴龍象繞身神仙徧腹參辰日月輝梵之形列於
頂上中平元年有僧惠澄自寓止弦寺後園傳戒遠赴

京都數載方還失鍾所在徘
異人僧誥其所荅云余此山神鍾已收入金剛窟內
本㫐率天王所造澄曰非也此是拘樓秦佛之時所
造山神何故收入金剛窟內澄遂於寺勤石為銘曰
寺法皷　窟為隣　擊振乳　膩吒聞　集賢聖
滅苦因　萬聖前　被收入　金剛輪　誰得知
六時聞　書翠鳳　鐫白銀
表銅鍾之去處　絶後代之疑人

温湯寺五王之所造昔五王子者不知何代宿植善
根得為王子又緣惡業染伽摩羅疾乃遷入山於此
温泉澡浴疾遂痊愈身復輕安造寺住持因謂
温湯為

鞠那有嵐有谷為十赤七我
寺內有塼塔一像文殊創此安
僧慈雲餘里入
置厥後巡大谷中有
寺中有淨此安泊北
之人多養昔有僧念阿
免乃見阿安置其寺
崖寺臨路半崖
八里許俯視靈
谷南有鐵勒寺向陽寺

林木高深聯綿不絕佛光寺僧多來棲止入東岩谷
有大會寺浴王寺榆勤寺乳石寺東光寺古上作
並在于谷之内多居幽嶽内有捐身崖薩埵崖割肉
坐石寺處西有熊頭寺豹子寺黑山寺甘泉寺望臺
寺相距不遠十里至十五里間並擕形勝佛廟其精舍
各各有古不知何代人也問諸土人云住石泥和尚者
人不知何代人也問諸土人云住石泥和尚者
成劑以充中食人莫能測後不知其終
東臺北四十餘里谷底有華林寺香雲寺寺巖間修道敏至午際搓泥
里有香藥寺寺邊有乳頭石室寺下有龍盤古寺有
慈雲寺石室寺下有龍盤寺有龍形石上盤屈存焉
里有

次南有光明寺萬像寺龍泉寺尺嶺寺慈雲寺
谷中石室在温湯嶺上盤
像寺見有人曾見在南嶺寺邊有
栗蘗菓菓園有僧見在川内
依言取定多致差玄盖諸
有二化寺按靈跡記一天
里四面天城一川平坦雲
伽藍傳云化寺不依地立
現在空中菩薩道
淨刹朱樓紺殿七寶所成紫金白銀瑠璃
友絡迴出雲霞得遇之人
五尺清徹見底平滿下流
時有靈禽羽毛五色遊池

上下和鳴清亮亦有茅庵草堂十五餘所居山半腹
莫測凡瞿遊臺之人有時得見東臺東華林寺山巖
下有一古寺不知題額院庭之中寬一二里四面雲
拳如同刻削踞山半腹締搆精藍寶塔凌空實非人
造昔有閩禪師者德行高潔遊歷至此忽逢化寺見
二老人容狀非凡行如奔馬經此山巔倏忽之間却
見少年語音和雅猶如鍾磬口稱偈云上善之善可
放中下之善可收金剛之寶可用醍醐酥酪妙藥可
服餌之法僧既受教旋即不見人既莫識寺亦難逢
僧凝思聚聽記其所說有公孫生之俊辯舍利子之
雄才窮三界之根源同一乘之句義遺僧瞿

或生或真
五百梵僧
安居三冬
常有驟三
僧用如此
猶有舊寺
廣清涼傳
音釋
鬱都勃切
彈都寒切
外道切
子禁切
洩先結切
飯丁辟切
歷子狄切

清涼山大華嚴寺壇長妙濟大師勝業沙門　重編

菩薩化身為貧女三時姑九
安生塑真容菩薩十　牛雲和尚求聰明十一
佛陁波利入金剛窟十二　無著和尚入化般若寺十三
神英和尚入化法華院十四　道義和尚入化金閣寺十四
法聰和尚入化竹林寺十六　亡名身佝道僧俗十七
州牧宰官歸信十八　高德僧事跡十九
大孚靈鷲寺聖修崇東漢肇基後魏
開拓不知自何代之待安歲首之月大備齋會遐迩

無聞聖凡混同七
凌晨扇寺撰勢抱二
未遑衆食告主僧
命僮與饌三倍賠
當與僧勉勉強復與
然語曰汝求僧食
之令去負女被訶
為師子兒即善財
留菩偈曰及于闍王
被兩師嫌菩薩說根
嘆主僧恨已遂隨
不識聖欲以刀

後貴賤等觀貧富無
乘雲超豪下曾揔得
定衆目咸覩誠匪思
寺東南隅塔是也
天女三昧姑古德相傳云有天女三昧姑
命我居華嚴嶺鴈曰汝宿緣道接引群品資供山門我亦迎人間飢不渴遠而成躬
募工營建精宇不日

皆白佛言願以充供養川陸之衆供億無闕亦無頭厥後諸穀豐實衆人迎取自負重糧而去門外有一貧姑曰冤飯盡失姑曰他物所有於姑姑即盈滿供給無盡大聖來請欲求見即見金色及一萬衆種種謂門徒十五日忽絶語訖无令斷絶洗依吾誡无令斷絶語訖香氣氤氳弥滿林壑而去門人祥白鶴繞旋經日不

三天樂響空異

大孚靈鷲寺之北有小峰平無林木巋然高顯
西域之鷲峰焉其上祥雲屢興聖容頻現古謂
文殊臺也唐景雲中有僧法雲者未詳姓氏住
嚴寺每於惟大聖示化方無尊像俾四方遊者何
仰乃繕治堂宇募工儀形有處士安生者不知
而至一日應召為雲塑像雲將厚酬其直欲速
生謂雲曰若不目覩真像終不能無疑乃焚香
移時大聖恩現於庭生乃欣踊擗地祝曰願留
得盡模相好因即塑之厥後心有所疑每一週
顧未

聲不見文殊之在傍也再拜
方備自是靈應昭響遐迩歸依故以真容目院
聖宋太宗皇帝践位神武天賛克平僞主重脩天
再造生靈故得像教弥隆靈峰更弊初遣中使
臺山焚香虔祝特加修建太平興國之五年四月
五日勅使臣蔡廷玉内品楊守遵等詣五臺山於
院與僧正淨業同計度修造事及同部轄工匠於
勅河東河北兩路轉運給五臺山菩薩院修造費
至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張訓等奏修造功畢
皇帝先自下西蜀後於興國二年丁酉歲　勅
都府鴈造第五大蔵金字經一蔵至八年癸卯歲
於成
七

月五日勅内臣安重誨監置每歲度
賜内庫錢一萬貫僧五十人真宗
三閤内安真容菩薩賜額名
碧玄殿供養自是廣樓廣殿
考之不紊典儒釋之大教屬
禋礼畢道場設齋供養寶坊
年春三月朝廷内侍黄門勅遺
是慶曆暦至朝廷御
真宗皇祐三年
宗皇帝

笠字源七築後有山門僧守法慧順綿於瑞相重建大閣一座兩層凡一十三楹於上層置臥布中楹安盧舍那佛像四周造万聖像雕刻彩極工巧嘉祐二年丁酉歲德送御書飛白寶章閣牌額一面詣真咎院於二十二日安掛閣上若匪皇上留心聖教注想靈峯則何以屢錫寶嚴躬神贊況太宗朝舊勅土田盡蠲租賦自古朝廷崇尚廷立伽藍廣度僧尼除免差役何止一端所以北齊毅州之傾俸山寺有唐九帝之迴光者歟

牛雲和尚求聡明十一僧牛雲者鴈門人也俗姓趙氏童蒙之歲有似癡憃

父母送之覺堂也壹壹都無記覺之意獨見僧尼擎
礼年十二其親送之也往華嚴寺善住閣院出家礼淨
覺為師每令汲水拾薪衆皆識其庸劣年滿受具殊
無誦習洎三十六歲季冬月乃發志誠內自惟忖曰
我見人云壹上每有文殊現身我今跣足而去若見
文殊唯求聰明學誦經法時方雪寒心死退憚先至
東臺頂忽見一老人然火而坐雲問曰如此雪寒從
何方而來老人曰吾從川下來雲曰為何道上全無
脚跡老人云吾從雪前來復詰雲曰師有何心顏
雪跣足而至豈不苦也雲曰吾雖為僧自嘆蒙昧
能誦念經法老人曰來意若何曰求見文殊菩薩惟

乞聰明老人云奇哉老人又問此處不見文殊菩薩
更擬何之雲曰同去得否老人曰吾亦欲去雲乃遊徧臺頂告別老人
向西而去至一寨方抵北臺亦見老人然火而坐老人曰請師先行
驚疑謂老人不知要路所以來遲雲雖承此語心謂已曰同
至老人云師曰適向東臺相別吾先來何為老人牛雲牛
只此老人應是文殊師乃進禮拜老人曰吾是俗人不
應作礼雲但設拜情更不移良久老人云候吾入定即
觀汝前身作何行業而闇飢也老人纔似閉目遠即
語曰汝前生為牛因載寺家藏經今得為僧從
來因閙飢尔於龍堂邊取一饅來與汝斫却心頭於

上一夏山乃元化燈似老肉
即明決也
雲遂依
言向堂油
人曰汝但
開目候
覺當心被
祈身无
吐日月
老令開
文殊像語
雲曰汝
華嚴寺
伏地而
禮未舉
典眼見
習誦經
五月選
王塔行
道念經
頂連瑞
塔基久
現閻一座
光色煥
爛前有

闍師乃憶善薩所授之言依光中所現之閣而建置
焉至　唐明皇帝開元二十三年師年六十三夏端
四十四無疾而終

佛陁波利　唐言覺愛北印度罽賓國人也
道徧觀靈跡在五臺清涼山遠涉流沙
躬來礼謁以　唐高宗大帝儀鳳元年至臺山
陽嶺見林木干雲景物殊勝内心怏懌五躰
投地自山頂礼曰如來滅後衆聖潜靈惟有大聖文
於此山中激引群生教諸菩薩波利所恨生
不睹聖容遠涉流沙故來礼謁伏乞慈悲普霑令覩

尊儀言已悲泣淚流向山須礼礼已忽見一老人從山中出来婆羅門語謂波利曰師情存聖跡不憚劬劳遠尋靈異然漢地衆生多作婆羅門語謂波利曰師情存聖跡不憚劬劳遠尋靈異然漢地衆生多造罪業出家之士亦多犯戒律西土有佛頂尊勝陀羅尼経能滅衆生悪業未知師將得此経来否波利報曰貧道宜来礼拜不将経来老人曰既不将経徒来何益縱見文殊亦不識師當却迴取此経至流傳斯土即是偏奉衆聖廣利群生極済幽冥報諸佛之恩也師如承得経来第即示師文殊所在波利得聞此語不勝喜躍遂裁抑悲淚至心礼拜舉頭之頃不見老人僧大驚愕倍更虔誠畢志捐生獲還西域求佛頂尊

脉地羅尼经至永淳二年迴至長安具以上事聞奏
高宗大帝遂留经入内請
寶寺典客令杜行顗寺共譯唐本勅賜絹三千疋经
遂留内中波利泣奏曰貧道捐軀斐命取经来意願
普流生救拔苦難不以財寶為念不以名
請還经本流行庶使舍靈同益帝遂留新翻之经還
僧梵本乃將詣西明寺訪得通梵語唐僧順正奏共
翻譯帝可其請波利遂對諸大德與順正譯訖波利
持本再至五臺山相傳八金剛窟于今不出僧順正
等具波利所述聖誨序之经首耳
無著和尚入化般若寺十三

僧群猶優頤住興開從五和
無著者姓董氏溫州永嘉
受自童蒙波凝成性年十
家誦大乘經數十
一歲始紹師恭定
師曰汝志心要爲衆僧
師曰汝志源忠謂
雲翳若除別心如
有所歸匡
山志求
大聖大歷
清涼頃
下時曰
子名朐
有一童

入白寺主以昏夜寓宿童子得報迄無著入
接如人間礼問曰師自何來無著具對又曰
法何如答時逢像季随分戒律復問衆有幾
三百或五百無著曰此處佛法如何答云龍
凡聖同居又問衆有幾何答云前三三與後
著乃良久無對主僧云解否答云不解主僧
解速須引去無宜久止命童子送客出門無
此寺何名答清涼寺童子曰早來所問前三
三是後三三無解否曰不解童子曰金剛背後尔可覩之師
乃迴視化寺即隱無著愴然久之即説偈曰
廓周沙界聖伽籃　滿目文殊接話譚　言下不知

開何卽云迴頭秖見翠山巖
天曉卽路是月望日屆華嚴寺衆堂安之功月朔日
維那白齋後大衆各備盞嚫著受教少頃茶畢衆散
無著坐食堂南牀上見一老人僧踞北牀問無著云
師從南方來持得好念珠否無著云無但有盧
耳老僧請看無著與之遂失所在翌日中具坐
匝東北而去越三日景正東時坐房中見白光
至無著頂上而滅同房僧法賢等具見無著大
是何祥瑞乞再現之決第子疑網言訖再現又
駭曰無著頂上徘徊翔數

歲坐無著是日正中時獨詣金
無著而少憩聽中閻忽如昏穽
來麻著驚覺倏見一老人年
屢臺犁牛而行無著前執老
牛而問曰山下丐粮去來無
人問曰師何因來此無著曰
師何因來老人曰師此無著
曰凡夫昏沉著隨觀見一寺
僅五十餘步否無著曰凡否
後著沉何故若來麻著是

無著神礼即牽牛入廻無著入恒見其地平坦淨琉璃色堂舍廊宇悉皆黃金其堂三架東西兩掖各一搨老人廻無著外堂自坐栖木牙牀指一錦褥令無著坐童子送茶二甌皆瑠璃盞酥蜜各一甌即玳瑁捐捺老人廻無著云南方有此物不無著云無又云南方既無此物甚褁嘆茶無著不對老人曰且喫茶畢老人曰師初出家作何事業無著云都無事業大小乘出家時本求何事曰本求大果曰師以初心修習即得寢問師年幾十八宿福必至寢於此地有緣謂無著云徐徐而歸好看道路勿損手足五方

且見云師是又不前
偃息無著請留一宿老人
出家之人有何執處雖有
執處也無著曰自爾受持三
衣否無著曰自爾無著
律否曰亦有聖教曾老人曰
師早下去老人即立
寶
若人靜坐一須臾
畢竟壞微塵
出寺老人

若即退至金剛窟邊童子問曰此何窟無著云名金
岡窟童子曰金剛下更有何宮無著思惟久之攝
子曰下有般若字無著即化般若寺也無著執
童子手礼迴礼聖賢因說偈讚曰

面上無瞋供養具　口裏無瞋吐妙香
裏無瞋是真寶　無染無著是真如
無著再拜舉首不見童子化寺亦隱唯覩
說是偈已於金剛窟邊因觀
蒼山崔嵬喬木翁欝無著悲愴戀慕行立久之
所遇老人之地有白雲湧起須臾徧谷見文殊
乘大師子萬聖翼從凡食頃
菩薩即隱少頃雲散既而過
汾州菩薩寺僧修政等

六人同至金剛窟遊礼聖迹忽聞山石震吼聲如霹靂群僧駭怖奔走耿藥俄頃而息修政等詢問無著乃言所遇之事修政等慶聞靈跡自恨不遇之乃依無著口依實録之傳於遐邇示後覽

殿欵人之者注想靈峰矣其無著與之想不繁述又花嚴鈔説無著厥後常思靈異一日寢往金剛窟觀礼聖跡遇一老人命入遂不復出無著窟前佇立都無所見

先入老人即入忽覩冠裳數人朱紫服色儼至窟前相推而入無著心疑因詰其從者曰此何人也得入斯窟荅云是一萬菩薩帝釋化諸靈仕官歲久職滿却歸此窟蓋

法華之院神英直入巡礼俄見多寶佛塔一座四門
五石形像細妙光瑩神工罕及次後有護國仁王樓
五間上有王石文殊普賢像并及部從前三門一十
三間裏門兩掖有行宮道場亦有文殊普賢部從三
門外是五臺山十寺血脉圖巡礼既畢神英敬出院
門復見衆僧姿狀神異心疑化境遂出東行約三十
歩聞聞聲迴首視之略無所見神英乃悲泣久之曰
此必大聖所化我於此地有大因緣即于化院之地
結庵而止發大誓願我當如化院建置伽藍居之歲
餘歸依者衆遂募良匠營搆不酬工直所須隨緣遠
自易州千里求採玉石製造尊像龕琢精絶功妙人

神壁畫多是吳道子之真
号法華之院和尚因即住持春秋七十有五一日命
諸門人曰吾以後事奄然示滅歲年代雖遠靈塔猶在
道義和尚入化金剛閣寺十五
釋義禪師者未詳姓氏本江東人也受業於衢州龍
興寺神清骨秀風操彩人唐開元二十四年四月二
十三日遠自江表與杭州僧普守同遊至臺山清涼
寺粥院安止有主事僧白普請於東嶺荷薪道義即
以竹鞋一輛雇人代行遂披三事衲衣東北而行訪
尋文殊所在心自惟曰大聖是凡祖佛師神用叵測
洪纖隱顯靡所不知自恨未法出家聖賢伏跡唯此

臺山聖境
金額王
遠大擲生靈
蓋由加
不擇枯柴
則愚誠
忽舉目
須見一老
僧身
甚
然來
神彩
頂骨圓
起身掛雲
路
道義見
投身
之不覺避
至
師疾
象以鼻
觸義意
我頃而
表來
遠自江
陟靈
山不憚
一境上
下五峰不
論道俗
此等當
之罪佛記
果就自須
喜幸幸

然山頂風冷即時且去須取綿衣明但登臺還得其宜也義遂礼謝未及再視象過如風杳然莫覩凉寺取所寄衣衾自霄達旦方至西臺果遇風寒義私心自奇前事莫敢語人及上臺頂果覩光瑞靈塔八功德水及遇昨所見者乘象老僧杖錫而来謂義曰師可急行中臺適行半路復還圍不周覧明赴次老僧今日須到太原一相緣赴韋尹家齋二事然不久遠東西自有消息義礼未別午後爲期莫所義遂前進至畢俄尔失供養所果與衆僧食次義復奇之慰沃心靈體恰疲倦直至日昃略无音信道中臺頂上處處巡礼一心

注想大聖真儀又憶乘象神僧所教行伺消息靡敢
瞬倦因出僧堂南約數十步翹首瞻望忽見
年十三四衣新黃衫褦自稱覺一云和尚在
金閣寺遣來屈衢州道義閣梨啜茶義遽隨覺一向
東北行二三百步舉目見一童子乃金閣
寺三門樓閣金色晃曜奪目九間觀
之驚異屢心設礼遂入寺庭堂殿廊廡皆金寶間飾
獨當門大樓及兩度構純以紫磨真金成之
不暇神志若失唯竭誠展礼童子引義入東廂從南
第一院登門忽見乘象老僧當門踞大金繩床而坐
云阿師來耶莫要礼拜請上
階來義欲敷坐具展拜

老一僧制之義不敢拒命即昇
合小繩床來令閣梨坐其繩
謂住棕掌頂礼悚惕惕而坐
床內懷驚
住因中義我曰和尚大聖同居不在名相
此方敢問謂和尚曰此
持少奉戒律若非
向義曰
阿師從江東來彼
目證不
測度可謂不思議者也大聖
聖樂食來既至命義嚫食香味
復召覺一送阿師遊十二

修謁至大
約盈萬或
東廊六院
藥王菩薩院　大聖菩薩院　虛空藏菩薩院　大行數
龍藥菩薩院　普賢菩薩院　觀音菩薩院　異
西廊六院　地藏菩薩院　金剛慧菩薩院　大勢至菩薩院　大慧菩薩院
藥上菩薩院
馬鳴菩薩院
義巡謁畢老僧遺義早歸寒山難住道義遂辭老僧
出寺百步迴顧已失所在但空山喬木而已方知化
寺遂迴長安大曆元年列其上事聞奏　太宗皇帝

帝下勅建置詔十節度使照修創焉

釋法照和尚入化竹林寺十六年二月十三日見五臺山佛光寺東北一里餘有山法照者本南梁人也未詳姓氏唐大歷二年見一寺題云大南嶽雲峯寺食堂內食粥無向鉢中見五臺山下有澗澗北有山山下有澗澗北有門自覺身入石門行五里許見一寺題云大聖竹林寺東臺山華嚴等諸寺了然可觀地皆金色殊無之寺久之方隱心極駭異二十七日辰時還向鉢中畫見五臺山外明徹池臺樓觀衆寶莊嚴文殊大聖及万菩薩咸處其中又現諸佛淨國食畢方滅心轉疑益甚因歸院語諸僧衆且問有人嘗至五臺山否時有嘉

延興年六閻咸身道向人墓
雲暉二
師鉢内
夏在衡
州湘東
寺高樓夕
日未時
五色祥雲
僧各長一
文殊普照
涌泣致礼
年約七十
老人
今何不
去法照曰
照却入滅
秋八月十
山礼拜
大聖是

人来遊其山果無名難至明年四月初五日方達五臺縣南金門樓可高百尺兼有挾樓漸遥望對佛光寺南有數十道白光舉衆咸覩六日詣佛光寺樓上果如鉢中所見之寺是大聖不思議之光法照聞已即具威儀歩尋其光遂因出房戸忽見一道白光從北山下来至法照前師内乃問衆僧曰是何光相僧荅言此山北約一里許有山山下有澗澗北有一石門及見二青衣童子侍八九歳顔皃端正倚門而立一名難陀相見歡喜問訊礼拜法照云何故種善財多時流浪生死始來相見遂引入門向北而行將至五里忽見一金門樓可高百尺兼有挾樓漸至門所

方見一寺寺前有大金榻金榜題号曰大聖竹林之寺一如院中皆有寶塔莊嚴其地純是黃金渠流花果充滿鉢中所見周圍可二十院院有十里中有一百二十大聖文殊在西普賢在東各處師子之座說法次其身及座高可百尺文殊左右菩薩万餘普賢亦有無數菩薩前後圍遶法照入寺至講堂内見已問二聖言未去聖時遥智識轉劣垢障尤深煩惱蓋纏佛性無由顯現佛法浩瀚未審修行於何法門最爲其要易得成佛利樂群生唯願大聖爲斷疑網時文殊師利告言汝以念佛今正是時諸修行門無過念佛供養三

寶福慧雙修此之二門最爲其要所以者何我於過去久遠劫中因觀佛故因念佛故因供養故今得一切種智是故一切諸法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禪定乃至諸佛無上覺皆從念佛而生故知念佛是諸法之王汝等應當常念無上法王今無休息法照又問當云何念文殊告言此世界西有極樂國彼當有佛號阿彌陀彼佛願力不可思議當須繫念諦觀彼國今無間斷命終之後決定往生彼佛國中永不退轉速出三界疾得成佛說是語已時二大聖各舒金色手摩法照頂而為授記汝已念佛故不久證正等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願疾成佛者無過念佛

則能速證無上菩提盡此一報之身定
彼岸時文殊大聖而說偈言
汝等欲求解脫者　於是文殊師利菩薩又說偈言
嫉妒名利及慳貪　應當先除我慢心
捨離如斯不善意　專念彼弥陀号
若能安住佛境界　即能了達真如性
若得常見一切佛　即能速斷諸煩惱
若能安住佛境界　即能了達真如性
在苦海中而常樂　猶如蓮華不着水
而心清淨出愛河　即能速證菩提果

諸法唯心造　了心不可得　常依此修行
普賢菩薩亦真實相
是名真實
普誡於衆說偈言
忍辱即是菩提因　無瞋必招端正報
常應謙下諸比丘
無瞋必招端正報
即發無上菩提心
微塵佛刹從心現
若依此語而修行
運接一切諸有情
卷能廣修諸行願
速離愛河登彼岸
法照聞已欲喜踊躍疑網悉除法照礼謝已合掌而
主文殊師利告法照言汝可往詣諸善薩院次第巡

礼即受其
大如盌即取食之味甚香美法照食已身意泰然週
教已次第巡礼遂至七寶果園其果纍纍可
至大聖前作礼辞退遣二童子送至門外礼已舉頭
遂隱不見師乃愴然倍增悲感遂立石題記今猶在
焉四月八日至華嚴寺般若院西樓下安止十三日
日中後與五十餘僧同往金剛窟巡礼到
聖處虔心敬礼三十五佛名凡礼十餘偏及佛陁波
盡是瑠璃七寶宮殿文殊普賢一萬菩薩無著見大
時向華嚴寺西樓上忽見寺東山半有五
利俱在一會法照見已惟自慶喜隨衆歸
大如盌法照祝曰請分百盞燈遂分百盞祝曰請分
盡聖燈其

爲忘重淚十波来脫金寶經
千尋即便分後變爲千行
身獨詣金剛窟所觀見大
礼三十五佛名十遍五會
剛窓忽惟無始惡業漂流
聖佛陁波利言師撲未已忽
見一梵僧今悲利至法
願見大師今悲
板上曰師但閉目
見一院黄金題榜
閣中遂向大聖投
一百七

須言愛名又具必志利入師
藥食大聖言但食無畏逆童子難陀將奈湯定無疑佛定感精進臨終來世一今時及未問未審人師度無量衆法足為天無上菩提必能速念何時速證無上願海言善哉善哉再為菩薩告能于惡世敬斯勝利言惟特果我無餘何菩薩告

甘美大聖亦進三盆湯并及藥食其器皆是瑠璃寶
成既而令波利送出照意不欲出大聖告言不可汝
今此身元是凡質不淨之躰不可住此但為報盡得生淨
我緣熟此一土方得却来言訖不見還曰好去
好去努力努力勇猛精進作是語已忽然不
在窟前板上見一梵僧告法照曰汝所見者
逶迤悲喜不已始知大聖悲願難可思議法
聖異不敢安傳恐生疑謗至冬十二月初遂於華嚴
寺入念佛道場絶粒要期祈生淨土得無生
苦海救度群品如是七日至初夜分正念佛時忽見
一梵僧至道場内告法照曰汝所見者臺山境界何

故不說言訖而隱法照心
時正念誦次復見梵僧年
曰時所見者臺山境界何
生今所見者發菩提心勤
墮拾地獄所以不說梵僧
尚有人謗豈況汝今所見
發菩提心名号得生淨土
修善業佛名号得生淨土
豈不大哉何慮疑謗秘而
所教不敢秘密梵僧微笑
即隱不現法照方依
所教奉

具前述遇實錄一一示衆
江東釋惠從以大歷六年正
崇暉明謙等三十餘人隨法
若院所立石標誌同行徒衆
聞其處鏗然鍾聲清音雅亮
照師曰所見不虛俱念宿緣
舍屋壁普使見聞同發勝心
二年九月十三日法照與小
白光十餘現次有黑雲驟起
光光內紅色圓光大聖文殊
又降微雪及五色圓光俻現

人小師純
于如靜等
一十五里
一寺仍以
德宗皇帝
公施
日於五
王士詹撰
師宗焉帝
同躰也竹
照自南嶽

一惟秀歸政智遠
無不感見其後法
當中臺中麓下依
所逢人聖化寺
竹林題号焉

以弥惟英行者張希皇
照大師及度華嚴寺南
式時建
扶風實
誕聖之
叅軍
設万僧供命司
詞畧曰弥陁居
悟達真要振金錫之清涼根瑞相以徘徊
林精剎應現施工
已立西方教主
是知佛寶國寶
西國照
殊躅而
大師法

騰雲儛而直進瞻靈山入化寺周歷而
十院所覩異光奇迹具紀於大師實録
略而不書茲乃淨土教主東流也故治地
文多不能具載中臺慈恩和尚先化黒白五
造玉石切德一十二尊并大殿一座於大宋元佑五
年春月三人故放火燒毀殿上釘自濟玉石功德盡
化為灰粉僧省瑞再化十方四衆同力修營於定州
黄山彫造到玉石釋迦文殊普賢等一十二尊將至
中臺并殿紹聖五年六月曰終畢告示後人燒功德
入不出一年盡皆惡死殃隨無閒故知毀之者惡報
無量苦輪不息同力修崇者獲福無邊果證菩提矣

釋無染者姓
因明百法論
方有處名清
有普薩名文
常在其中而
求聖跡遇化
迴古德既然
禮徧訪名公
義以磨正元
願為五臺山
身佝僧俗十
未詳姓氏受
華嚴經華嚴
清涼山後普
利與其眷屬
法仍問世獨
再令西天獨
禪宗叅檢校
七年至五臺
寺都

棲心為終焉計常念文殊化境非凡庶可登吾幸居此豈宜懈怠哉冬即採薪荷衆夏即晞足遊堂立志不移歷二十餘載凡七十餘次礼諸臺所遇靈跡化臺之東忽睹一寺額騙福生內有梵僧數約盈万師乃從頭作礼徧行慰勞既而回見文殊亦為導須供衆勿得空過言訖於此山宿有因緣當須供衆勿得空過言訖師曰汝於不見化寺亦隱梵僧俱失師乃歎曰吾觀茲靈異豈可徒然念此危脆之樂有何久固乃發誓願造僧尼并及信士每供養一百万僧乃獲方遊臺境僧尼并及信士每供養一百万僧乃獲以誌之漸及五百万數遐迩悉知王侯不化而自來

金寶不求而自至千万供畢十指皆然至開成中夏四月乃白大衆曰吾於此山薄有因緣七十二度入山諸聖跡酬千万僧供不出此山吾今耄矣春秋七十五此身難保危同朝露欲於中臺頂上四夏臘五十一万菩薩息心而住諸徒焚一炷香答辞十方諸佛及一切菩薩第子龍王眷屬夙興善業衆等各不相代並是菩薩三業龍花三會共結要期得住此山夙夜精勤省策比侯下山恐有留難珎重而去徒衆不曉師意則共白言三五日間早来歸院師乃但携鵭錫准焚香獨與清信士趙花持蠟布二段黍麻一秤香油一斗於中臺頂從旦至暮礼拜焚香無時輟息都捐飲食亦

不聽眠念佛虔誠聲無間斷至夜將半花訝其緩
寢至臺頂見師執志確然不移轉益精專倍於
師乃告化曰吾有容顏已見功成汝與吾照緣不
障道為吾取蠟布麻香油將來纏裹吾身要
半子時然身供養諸佛吾若道果得成首度於
勸論不正遂持蠟布以纏師身次被以麻香油遍
將從頂煉師戒曰吾若有餘骸照以新光火尽天滅
當須揚散衆人華即如教自頭而然
至足方倒無使顯異惑乱衆人継見願力然身今見上
乎先躡奇哉乃宣告門人取衆靈骨就梵仙山南起
塔於今現在

代州憁因寺沙門福運清苦節行僧也慈濟物妄
慨虛生常謂人曰鷹隼逐鳥何不相逢猛虎搏人幾
時遭值苦哉苦哉唐開元二十一年二月十五日一頓飽食
自恨半耄身肉枯乾不能與衆生
歲谷大石寺北有一盤石跏坐於上執刀自割分其
身肉爲三十段骰置石上因誓願曰施諸飛走衆生
一飡之食願食此肉者捨惡趣身受人天報言訖而
卒門人士俗奔走其所見委骸於地縞素悲哀積薪
闇維而祥雲滿谷俄頃暴風四起身之骨灰蕩然
無餘神異如此若非忘我相了色空孰能若是哉
清信士宋元慶者洛陽縣北鄉人也唐聖歷元年二

月十四日来遊五臺礼文殊大聖元慶善根夙殖久厭塵劬行潔冰霜曾無瑕玷昌茲真境深契素心願啓一時之側後積薪油焚身供養文殊菩薩洎諸聖衆當此功踰多劫因遊西臺秘廢品寺乃潜於佛廟之時聞東南隅山震數聲西北有光爛然五色蓋表斯人内財供養之感應也異哉

繁峙縣縣闕明雅者智達空有物我齊忘厭三堅果於元慶焚身之年四月三日秘廢師廟之側屠身供養手自持刀支解身躰略無變色始從両足次及於心皮肉紛然唯有膂臆猶合掌發願願早成佛濟度衆生從乃剖心命由斯殞惜哉

開元十
州牧宰官歸信十
草木焦
八年代州都督薛
薩極多
枯種植俱變都督謂衆曰吾聞臺山
靈異有無緣慈必
衰祈請遂登臺頂
翔集於
華嚴寺上有群飛
臺上須臾
白鶴凡一十二隻
縣雷足
古有唐民也
頃黑云驟雷駭馬雨
邦小穀
日方興秉邦是秋
皆孰粟
洪澍五
姓饒樂若非至誠
感神曷
開元二十三年代州都督王嗣宗巡礼清涼
能致此
諸寺院
山五臺
莊嚴內有文殊師利像因
忽過一伽藍廣大

壯甚陋都督請是貧士行丐至此乃問自何而來應
者曰來遊山林因而經賞吾能以六合八於一塵三
千納於毫芥又謂都督談十二見之邪宗辟論縱橫
辯才無碍都督聞之愕駭隱者仍有告誡都督俛
欲發願心一僧之其勝福問寺僧曰此中有干僧否僧云
今七八月遊山者皆去僧難可及嗣乃志心度求真
盥嗣曰感千僧普會嗣尽誠齋施既畢僧散垂
不知所正嗣親此感應信心益固後遂礼五臺沒身
歸嶋矣

聖歷二年長史崔義猷遊礼五臺北臺忽雲霧晦曀
跬步無覩猷即投身自撲徧躰血流死而復蘇仰見
雲間一道光明接華嚴寺猷乃尋光而行過處隨滅
直至華嚴寺經宿南去向佛光寺一百餘里先此瑞
應至寺覩見解脫禪師如生共猷談對既而禪師
僧寺僧靡不驚駭皆云解脫已亡多年何故復見此
不可思議事也猷益異云耳
聖歷二年長史齊政勞家遊臺至清涼寺北遇數僧
持錫杖跣足而行政詢之答云訪文殊師利因勉政
發心共登臺頂乃登遂失僧所在政嗟異而下還及
清涼寺又聞聖鐘鏗然嚮嘹山谷政竭誠齋設供施

而睹感其靈應因為記云
中葷西南百餘里有一小山
山半有生風穴仙人掌道人
上有金華寺下有澡浴池世
時現像猶若片雲飛騰峯頂
而方數土俗備諳咸亦万聖
出現歲豐之兆其言頗
驗
聖宋慶歷二年七月五日有
出漸徧山頂其中現菩薩形
離山而南右迭縣邑僧俗告
坦奌詩以記其異

高
擇智頗者
爾以弱冠
師策勵無
俠室無長
數年間大
言了不二
境掛錫徧
遠官鐘擊
固讓不獲
睟鐘磬息

德僧事跡十九
人也齠齔之年傑出流輩
厭俗遵榮遠詣墓山依善住閣院賢林爲
怠風夜忘勞落采天性節
衣遇有餘資隨施貧病既而辟師訪道不
通佛教講法華妙典窮佛知見闡維摩勝
法門常念法性幽徵筌蹄權假乃收跡靈
人囊錐脫而露類嘉譽流
以飛聲唐元和年中衆議請克山門僧首
歲艱儉供施穡曠陀守蕭
韻衆徳叩請爲筆嚴寺都供養主知大常

住即四方聚供之所也宜其德必有隣善則獲應故
值法照無著花嚴跋主並釋曇琳門龍像寶地芝蘭緇素
爭伸神靈蜜柘時澄觀新製疏畢衆請顧講華嚴大
經縣是日有千僧齋供豐腆幫藏充溢不知其由時
人咸謂感聖素赴師自主寺務凡十餘載有隣院僧
義圓亦諸僧之翹俊者以顧久典常住意其利於資
德競時豈當若是顧聆斯謗遽求自退衆遂許之師
供既生疑謗乃撰流言謂顧召心非平等志務貪婪修
乃即日拱手而出是夜有護法天神報義圓曰智
和尚乃千佛一數師敢輕言邪可速求謝顧各若其不
然必沉惡趣矣義圓駭懼譖旦詣顧礼足悔謝顧之

德行感如此乃武宗在位毀滅釋氏覩藏匿焉衆解散宣宗踐降重興寺宇勑五臺諸寺度五為十寺僧首并都修造供養主至大中再請覩為十寺僧首并都修造供養主至大中夏四月普供天下巡札四衆齋粥一月既罷一大衆曰人命如箭焉能久保心徇浮華不求息之過歟遂退居靜室不出七夏臘五十八三日端坐而終春秋七十有七千僧餘釋法珍不知何許人也亦忘受具之年月捨塵行精苦誓除人我志求解脫講華嚴楞伽唯識俗戒宣揚如師子吼化導無閒遐邇歸心住形花嚴伽戒數餘寺三十餘載親見文殊師利雲中出沒現種種形

盈千万法師因發誓願設無遮大會巡山之人歲有
万數詣五臺頂然長明灯幡蓋花不絶至隋開皇十三
年七月而終後五年隋帝使黄門侍郎鄭馳驛來
取珠法珎大夢五臺山華嚴寺法珎尼寶珠二十顆勅遣黄門侍郎鄭馳驛來
寶函盛之不得寶珠尽符聖愛乃造七
寢送臺山仍以珊瑚樹一枝並歸山供養文殊大聖
師之德行進敵自餘珠寶有百千種凡五舁餘有詔
釋慇懃見於此云耳
知姓氏及何所人住天盖寺三十餘年服
寡於言説志節高邈迴踰
中食常坐不卧身衣弊衲都無餘服菩薩
塵表寒暑行道曾無懈息

行金趄供示礼伽已釋聖跡
平測居頓人所
常一日親面誠來
拈驚異非
入伽藍
藍後還歸天
養於佛
如来滅
伽藍俾
無限塵劫
門人曰吾
自此謂
横水鎮
趣滅尔等
至彼鎮與
儼然示化
姓盧氏
不知何許
之年来
詣臺山礼
為業衆
推高德未

釋惠龍幽州人也少歲出家弱冠受具性圖秋月節勁霜松戒範等護鵝慈深救蟻義了四分毗尼畧舉六時懺遠近請益教誘尽射專詣墓山礼文殊師利躯自刺身血寫善誥迷無剛不伏亦從戒普施頓早成佛師僧中之象貌嚴峻言聲響亮演法導物能士也後不知其所終

釋令休河南人也樂尋聖跡偏歷名山勵節勤懃菩衆感推伏遠詣墓山礼文殊師利忽聞空中有聲告曰南闍浮提人多不定聚剛強難化汝宜度之勿憚劬勞斯為上士僧曰欲求解脫若為可得空曰心僧曰云何除心作何方便空中告曰無心之草名

曹蓋汝就觀之自當悟解師自惟曰我何意旨如是審思豁然了悟有何方便尒煩惱亦煩惱門於斯了矣師不生法空觀而止人或問除心草既無心尒煩惱亦煩惱門於斯了矣師不生法空觀而止人或問其故師指草謂呼欲來求與宣良十一年癸酉正月上旬無疾卷中廣清涼傳音釋

老毛切 慙息尹切 懌羊益切 顦悴才笑切 憔才消切 瘁秦醉切 鬱紆物切 疑魚力切 遊耕以切 踦去規切 蹻

清涼山大華嚴寺壇長妙濟大師賜紫沙門 延一重編

高德僧事跡十九之餘 感通 二十

南宋僧俗所觀靈異二十一 感通 二十一

大聖文殊師利古今讚頌二 感通 二十二

高德僧事跡十九之餘

釋嘉福俗姓聶氏代群鴈門人也年七歲於本州拗
因寺出家住清涼望臺三十餘年常誦
維摩經善於薩聲聞二本戒文涅盤般若二
入并誦諸部經論百有餘本
然五指供養文殊臂上燒燈求生淨土至
開皇二十

四年十
日衆人
釋道宣
長親師
外捴九
著述無
感天厨
靈記云
師問其
律師又
住清凉

二月下旬倏見白
光一道直至西方
咸覩奄然而逝
俗姓錢氏吳興人
也蓋彭祖之後少
席閑之東西河之
南北求訪宗匠無
流内精三學戒香
穀尤攻律藏窮計
幽微七聚五篇漪
然水釋
按花嚴
守聖境
律師常至中臺頂
上見一童子形兒
天也帝釋遣令巡
問道宣嘗覽華嚴
經善薩住處品文
師曰師
誦教文
懌苦辛
潔定水澄澠存護法城
異常律
殊師利
山宣自到山未嘗
得見其理如何童子曰

何致疑世界初成此大地踞金輪之上又於金輪上撮骨狼牙生一小金輪其輪至北臺半腹文殊菩薩七寶宮殿之所在焉園林果樹咸悉充滿一一万善薩之所圖造北臺土面有一水池名曰金井大聖文殊與諸聖衆於中出沒與金剛窟正相通矣大聖所都非凡境界師可知之言終乃隱律師下山向衆親說其事云

釋窺基法師姓尉遲氏祖諱懿寧國公父敬宗六零鄉冑之職任松州都督伯父敬德即唐初總管武略冠古聲名蓋代封鄂國公大唐三藏有四第子基光昉測故今疏有四科

主土七三 歸又於普觀禪師
即其一馬
三藏西
域取經
林洪苑
詔為三
藏以謂
廣濟群
唯識等
數年來
師終後
法師常
率求其
若經畢
志靈應
年蟬蛻

受命著述
製法華
於三藏大
華嚴寺西
院安止
金字般
又復親書
願生兜
我無堅
慈息寺於
淳二

月十五日有清凉寺普觀禪師與同造功德主沙門
法會於臺頂造玉石釋迦文殊普賢等一部開元二十四年功畢後武宗會昌五年拆
功妙絶至天下寺宇例遭除毀悲矣
釋志遠俗姓宋氏汝南人也早喪所天孤養於母承
順顏色晨夕靡倦母常讀法華經精通五卷師因夙
植善本每念聲業年二十八乃啓母出家事師之禮
服勞無替朝執僧役未常違衆厥後辭師參學召發
八年南北兩宗大道淵旨然於天台頓教無所遵就華嚴寺右小院掛錫演
可謂定慧俱明惠修兼備後聞臺山靈異乃結侶同
遊臺氏

猶為俗案僧闡玄吾修課因

目其院
爲天台馬
至會昌
二月十
三種果
本跡二
門十卷
五義判釋
並使傳
通勿令止
觀十
絶言詮
八

金光照和尚者其
家依於
陽山祖
帶布褐

師至年
姓李氏
碑文云
臘四十
如一日
可謂衣不

道和尚謂曰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佛常無應而無不
應守斯守一勤則居三錐恒沙異名隨緣抑化而彼
岸同体感物從權且清凉山者諸佛之應化也衆生
緣重尒可住馬師既親受言教求至汾州洎寶中應
遇姦臣兇動戒馬生郊師禮阻難中未可前路乃迴入
禪師誓願苦身以崇至學每興重願以救蒼生志在
山林析無上覺禪師知其事慧超經姑射山又轉至
山下縣師於惠悟和尚諮決既至其所禪師一見
師德行清高名譽遠徹既至屋党純達禪乃問師
從何而来師曰從無所来禪師乃接以微言豁然啓

悟住山百嚴乃中比以今恒

乃知衆生即佛佛即衆生於三載禪習為務之願竟未心屬我國家聖千古至唐大歷二止其日忽薩院安念大聖俄尒睛靄師漸泣友前湧出高舒金色照耳諸佛見師心內

辭寺衆遂詣秘嬖岳幽居進德且有所新後又
臺忽雷風暴震鬼電注電良久霽開谷騰黃霧
之間千變万化師一心朧視誉求佛果德時和風
暢雲霧競湧忽見維摩居士普賢菩薩文殊師
悲泣礼拜忽然不見又見二童子引師直詣臺
二如来浄如瑠璃内外明徹紫光蔽日白象浮
端山林尽同金色同行伴侶同知厥由後又詣
那羅延窟遥見三僧乘白雲勞出至前便隱又
三更已来居止六載後繁峙天樂聚咙至數
却往秘嬖岳忽見窟前樓閣僧峙天樂聚咙至數
度心供養後代州都聲幸雲晃聆師之德望差
指至縣令呂才俊堅請自西使

迎入大雲寺居止為首廣興佛事後不知其所終
耳

華嚴疏主法誥澄觀俗姓載氏本越州會稽山陰縣人也即唐代弟八帝肅宗皇帝世年十三出家嚴戒之後即撰非常但於後儒典九流百家子史莫不該尽具飛之後即撰非常但於後儒典九流百家子史莫不該尽具有名山必遊歷十一年来遊五臺四十餘後於陰縣華嚴寺西山前後遊臺四十餘後於陰縣華嚴寺西山前後遊臺四十餘後於陰縣華嚴寺西山前後遊

每謂花嚴舊疏盲約文繁乃自唯曰竊以大聖文殊師利表乎真智普賢菩薩旌乎真理二法混融即表毘盧遮那之自體也理包万行事括千門廣喻太虛周齊罔極大旨斯我今既措聖都清涼妙域華嚴大典豈得捐乎於是旦暮兢悚思惟造疏即自華嚴寺徙住般若院從容謂衆曰余來聖地瞻劫希逢欲屏交遊澄心造疏可能為余建開一座於上賢林等僉曰允從乃募工起手不日而成時有溫州無著郭自書梁義之筆跡奇哉可觀功畢疏主於上都五制疏道場即唐興元元年四月八日也朝夕焚祝心祈瑞應數日之後

寺主賢林尚座悟寂山門十寺都供養主温州無著
并闔山僧衆又共設大齋慶新疏正元四年并州
鄭度使馬遂代州都督王朝光各遣使齋供施至
令請疏主講其新疏每日可謂座列千僧聆宣妙
所出學徒前後計及千數其餘事疏具如別傳所
釋常遇性陰氏范陽人也先從本土安集寺出家
其性淳朴體貌魁梧好適林泉棲心物外大中四年
杖錫孤遊礼五臺山尋訪聖跡止華嚴寺菩薩堂
大聖真容然右手中指爲供養後偏歷五頂大覩
光不可勝紀至西臺遇古聖跡名秘麼嵐師啓目
際忽覩金光燦爛奪目漸分雜色方勢如城即古所
之祥瞻年

謂金色世界也因問寺僧寺僧曰是地昔有古德住持名金光照和尚斯亦因光照而名之立謚必其祥也師悲喜交集誓居此地乃結廬住止潛慮棲神一入定門經四十九日鳥飛花雨合卒香雲揚袂摳衣歸依如市有七年不下峯頂禪誦因即創興梵宇緡撙佛宮十有七年不下峯頂禪誦精勤寸陰無廢可謂聖力潛通道出凡境至昭宗運季師亦化不常有時撫掌高聲大笑或復手執二石相磨只云併合併合人不測其由至唐莊宗吞併未幾人方悟前語師神異前知如此時武皇之在粮之後河東也嚮慕高德就山致礼文德元年夏四月命憲州刺史馬師素傳意邀請師固不受命即以其年七

月十八日寫門人已蟬蛻而去春秋七十二夏臘五十一

釋願成姓宋氏不知何許人也家世儒素遐迹知名不務浮花不趨榮利初其母陰氏夜夢庭中雙樹尽放繁花俄頃而謝唯有一枝獨無凋変結成弥果覺而有娠陰氏心喜願生男子既發願已如期生男遂名願成乃長從師猶称小字師子襟之歲出就黌舍務孝明敏首冠群輩厥後奕俗辞親詣五臺山依佛頂大悲神呪用為常務也武宗世誅剪光寺僧正嚴為師至大和五年受具誦大小乘戒行嚴為師至大和五年受具誦大小乘戒法華金剛佛頂大悲神呪用為常務也武宗世誅剪釋門師執志無改宣宗皇帝即位重興佛寺山門再

選召師爲其首特許修營佛光一寺切畢尋頒命服
師号圓相就加山門都撿板至光啓三年六月五日
忽棄衆志衰敗乃釐捨衣盂以充檀施無幾而卒後
之人起塔於寺之西北
佛光寺乘方禪師者遺其姓氏鄉里即解脫和尚之
孫也身長七尺五寸古皃稜垂手過膝眉長數寸
目有重瞳礼念六時行道無息紹其高躅再修梵宮
基殿横空等級相次有太原士女造立大聖一軀擬
送山門路經滹沱河水泛漲波濤皷怒舟楫傾危禪
師隔岸遥礼焚香懇啓水忽絶流聖像既濟端邈如
故厥後忘其年月示滅於寺肉身猶在有碑居寺西

一里
無名和尚勃海郡人郎先朝
道落緇髡於金園求且翠師
興受荷澤縱橫出藥之宗文
梁棟釋門至正元年
晨一食告之標準
召寺衆門徒跏趺
節師李公頂謁聞有異香香
相仍現方議茶毘肉隨火化
節鈞連營滑如玉建塔於本
銓律和尚土居人也
珠清蓋行業芬敷外習瞰

心通照事
粟不畜纔
翳空天樂
叙遠付囑
釋法興本
長策勵忘
偈不盈九
通律軌精
光遂有終
弥勒大閣
周偹已至
七十二位聖賢八大龍王臺山諸寺聖衆
過中弊衣繞弊躰
必先知蔬食不
示滅之日有
近襲人召集寺
出家興時流不雜
西京人也七歲
疲諷妙法蓮華
經慕年成誦又念
跡志樂林泉
利身不主持付囑
嚴靡不
有緑雲
衆執手
貯粒
浮名金
侍師
味精
隷名佛
門人修

万有餘尊繪塑悲具僧徒稱讃衆口一辞列上
請充山門都綱規矩准繩為後世法大和二年
閏空中有聲云入滅時至正月
澡浴焚香端坐而滅建塔
王子焼身寺必救都綱者不知何許人也未詳其
姓蓋聞諸古老口相傳授事多煙廢今但傳其梗
孔聖所謂我愛其礼斯亦如之世傳閻羅王之師
也以曽掌僧務因謂之都綱細昔清涼府即今五臺縣
之故城也彼其縣宰亡其名氏夏中獨坐夜飲於公
廳之下偶見数人形質甚偉持枷鎖似官中追擯人
者至前立其縣宰詰問厥由對曰其閻羅大王之使

卒大王遣来相迫
擯不公可謂欲使曰
死即古在堂唯憑心官倏以
為息養若其百年死
王嚴命某而無恨
有必救都也公若要
於是縣宰遠俾被王之外圍
得達寺師馬與府卒
掩眠猶未出宰即
旧營巡山頗相軽
人之礼宰折躬致礼
白不識聖人罪寔深矣泣涙

述厥由師曰可也因索紙筆具書其事書畢付與其
宰宰致拜再三陳謝而退自後至官蒲了無他事師
自此傳名既彰矣師尋亦示滅有塔見在寺之東
南集傳者曰此大聖化故化人混居斯
其驗矣
降龍大師俗姓李氏諱誠惠本蔚州靈丘縣人也其
親壯而無嗣聞五臺山文殊靈異躬詣祈請既還妻
即感娠後月滿生男鄉閭嗟異咸云聖子及長風骨
爽秀神智不群乃詣臺山依真容院殷主法順為師
至年二十登壇受具東臺東南約一百餘里有地名
龍宮者耆舊相傳大師嘗居彼結廬修道今見有叢

樹故基猶在師於淨瓶中養一龍龍曾逃出入清
水河中有一巨石上通三穴潜隠其一日凌旦河上
西南見白氣出師知龍潜其穴下乃擕瓶詣河向石穴
大叱之龍還入瓶擕之歸庵其泉猶有靈異雖河瀑
漲淤滓混流獨此泉中畧無纖穢天禧年中余親往
觀之今龍泉店亦因泉得名也大師嘗於西臺東北
李牛谷中亦有結廬誦経之所嘗感山神現身聽法
後有王子寺僧湛崇等率衆連書懇請住寺展師資
禮師不遠来願徒居彼寺故得金峰增耀寶壤騰芳
九州之深書皆來十寺之樓臺益盛財施法施佛田
僧田由師住持同霑利澤後唐莊宗聞師高行同光

元年七月遣便持紫衣師名
領名流鶵園上栝精守護鵝
栝三乘深明四諦忍草長新
田自隱跡靈峰棲心朦地泛
引迷五百龍神皆降懿德一
雨之棟梁作空門之標表
宜旌積行之名以奉無為之
賜紫衣師固辭不受續降勅
班成命師踊既旌於戒行紫
仁匪宜多讓至同光三年乙
枕手而終春秋五十僧臘三
敕曰法

兩大師并靈塔騎慈雲之塔今現在本寺
超化大師原文水縣齊鳳村人
也幼年慕道不樂世榮往憲臺山顯求披剃依真容
匡副俗姓李氏太群杖錫南方參尋知
識學通內外博究禪律傳法度人開衆耳目晉天禧
三年戊戌戒遊方行化至湖南謁僞國主王公施
香茶盥万至丁未歲還使賫送入山偏給諸寺勞卯
歲至吳越國見尚父元帥錢王禮接殊原語論造
徵雅合王意遂施五臺山文殊大士一萬聖衆真
物香茶及製銀鉢盂巖子萬副苗名薛赤業老九者反也茶一百籠前供
仍遣人送至吳越館內諸州刺史各雜施利鋪陳供

具無不周偏別造巨舶乘載由海路比歸掌遇暴風四迟波濤鼓怒舟人惶駭頃刻沉沒大師慇懃誦觀世音菩薩名號纔念數遍風浪漸息遂達岸邊登陸禮拜感謝若不私望山遥禮文殊師利出現半身猛風駭浪頓見文殊師利出於海上現半身猛風駭浪頓然恬息遂建僧伽藍安置聖像焚香祈禱既畢俱宴龍池之側忽見歸山尋臭降龍大師均施諸臺寺院山坊蘭若不私其利及掛錫舊居徒衆堅請主領僧務厥後朝命典統山門十五年間興修佛事供衆僧數過百万業別傳云昔湖南馬王素欽令望掌使賫茶二百筴送詣臺山以充大聖前供養乃俾給山門諸寺後馬大師偕之臺頂焚香祈禱設礼一小叱其身赤色躍於水上迴首耶師師曰尔来也

乃告其使曰爾可速歸懼有大事使即依言
捉至院翌日使心忽忙策馬而去比至其主
乃方悟見蛇如此其何人哉亦不測之
人也住持之驗師預見
九月搆疾五日遷逝茶毗已後門人收靈骨舍利起
塔見在

取性道者晉代人也失其鄉里姓氏居取性
王子寺東北蘭若改名北福聖院是也師內行莫測
外相麤鄙衣唯藁衲食且衆殘不染聲名人欽若聖
鄉川供拖無樂輪緇素捴遊山瞻濟無擇常操利刀
一口入山見蛇即斬唯云取性取性由此故名取性

道者每誡第子去汝山採柴若
報果重千年必一更受之留
斬之師去咄咄尔何知
蛇報也老僧斬尔特不
院去能豈同吾也師去
耳

唐宋大師者俗姓刘氏譜繼睹
地清勅賫使師勿失也真容院
果勝大師去山礼
請習無疫遠詣京師
載大方廣佛華嚴經
進住薦福慶品一

大盛設六七齋開面猶見後對妙
其儿猶面開齋七六設盛大

告祥焚香立願遊
之信重東寺講大
勝大相國寺講巨
吏及解纏施財萬
講筵施下劄立石
飛軒之壁命工
畢尋請還山賜
下劄立石願遊
功用造廊無及華嚴寺樓
百餘會盩山龍羅漢三十
百萬卷及真言咒像刻壇
四衆無遊粥會殊因效果
者也尋詔擬五臺山十寺
師鴈塵卿仍頒命服僞漢

曾有特命為諸王兄弟少
都今善夫建僧統後以印授大漢國都
薩院享天會十七年正月三僧臘
楊蒙申撰神道碑銘立於
塔猶在高德尼事跡
感應傳云唐儀鳳
臺山賣草花執香爐肘脉
一尼師在盆石間枝樹不
嚴時景方暮尼謂梵僧曰

德且去明日更来僧曰深山路遥無所扶寄頗不見
道尼曰若不去某不可住僧入深山僧徘徊懶懼莫
知所之尼曰但下前谷彼有禪窟僧依而往尋之果
見禪窟相去可一里餘二堂初啓經題稱如是耶
地遥礼傾心聽經聆在耳身處繩床面香爐面
乃遥見其尼南而坐口中放光赫如金耶我聞
色皎在峰前誦經兩快已上其光盛於谷南可方圓
十里與晝無異經至四快金光稍收六快都畢其光
並入尼口華嚴經菩薩住處名諸菩薩恒於中住
善薩住處名文殊師利與万菩薩俱其山在代州東南名五
清涼山過去諸菩薩恒於中住參有華嚴品云震旦國東北方有

臺山者首楞嚴三昧種上尊王佛又央崛界摩尼寶積佛想神僧也

尼法空者俗姓韓氏西南一百餘里建安法華用為常務後負悟自知性之明慧無現種身踰濟群品人住華嚴寺不出山門弥勒內院彼尺人謂

文四罪閻希惡慈禮前勝方

殊菩薩境界力故得生北
部俾令聞知文殊功德若
則用補天之闕行也道超
法空如是思惟有心復自
有念言無無始生死二業
由心造作遂發大願引接
與親媒頂覩種種化現編
遊五尼立願今逢一老人
謂法空知大即果言訖遂
自悔責惡業罪陣志願滅

歷策勵三業曉夕靡怠至元和八年二月十五日取
身所著衣入閻其故法空告曰我從此来蒙大聖告語令第子忘迫常住施大衆用乃集衆取別
妙法蓮華四字閻佛知見清淨無染得生淨土衆各
努力無得空過言訖而逝端坐如生衆遂荼毘收得
舍利千餘粒四衆分之以充供養取

宋僧傳二十一

釋淨業姓孟氏代州五臺縣人也幼而剛毅神俊不
群初年十三依五臺山真容院通悟大師為師事師
服勞特出於倫類每詣太原行化山門供養貨具靡不
悉備偽主刘氏深所崇仰乃賜紫衣加號廣慧大師

至天會十一年衆請充山門都監尋屬
帝戒轄親征克平晉邑師喜還真主乃率領僧徒詣
行宮修覲遇真主乃率領僧徒詣
帝遽令展陳其誠款遂進山門聖境圖并五龍王圖
帝大駭曰是何祥也師對曰震天無片雲駭雨霈注
令二龍相見當喜故也雷雨霈注若是
圖謂師曰五臺龍王来朝陛下
改牓崇教大師仍擢為臺山僧正應闔山刘氏所賜
侯朕師旅還京之日別陳供養乃賜命服
衣師牓並改偽徒真至淳化四年四月下旬寢疾而
終春秋五十九僧臘三十九
釋庶諫俗姓刘氏雲州人也風格神俊出乎人表志

輕軒冕性樂林泉緇親出
大師繼紹顯為師厥後師既去世葬禮云畢脉
欲崇佛事乃於樓觀谷内
不遠結廬誦經勵精勤苦
告曰尒東北有泉名曰鹿
贊尒力言訖而寤内自惟
晨夕忘倦一日忽夢老叟
言訖而寤内自惟
事蕙於此地大有因緣吾
曰斯必聖賢相誓於此處
建大伽藍異日雜裝之北
先夢見師化緣修造及師
地綉化北朝寧王興夫人
大氏金幣遍本山募工
遣境一見如舊既
修建復詣太原謁
氏亦蒙厚賚手
之寺　宋太宗討平晉地
師乃郎
詣行宮請見　上
問臺山興建之由
師奏對

稱旨又蒙
感召大緊
而終春秋
祥符中有
項忽遇一
宇像設鮮
僧叙接言
駭異及出
頂而行下
諸僧一如
讚歎不思

恩錫甚厚尋賜額
踊太平興國之
如此至大中祥符
兩浙僧失其州郡
院樓臺壯麗殺
輝釋梵龍王儼然
了無所見僧方悟
山逝真容院安止
畢禮謁前後殿
東臺所見了然無
議事遂向院僧具
寺師之
元年八月初一
日以疾
名氏耒禮大聖
登東臺
參見主
僧初無
遂離臺
主事
境界
陳所見無不歎嗟

此僧入一時俱出海心雖超無人矣集乃凡庶清旦賢聖臨降凡庶德者曰賢自貽伊戚凡百君子得無念焉

華嚴嚴店昔有獵者名馬秋而東臺東臺東十餘里有古寺也秋而至此見一巨石其形之乃浮數人舉石視之像貝色光奪啓之開視字皆金不以為異既歸告其事

寃寃聞驚喜非常遽召門人等供具遶
往求之既至其地了無所覩唯有故基破瓦而已悵
恨久之遂焚香歎息而歸

代郡唐林縣昔有女人三十五年不離城邑人呼姑
姑長髮尼斋單衣被身冬寒夏暑不以為苦坊市巷陌隨處而臥悠悠之徒回能測
五臺百二十所寺無不曾過夏月巡臺則到冬處人居坐在丘墟憎惡色欲後不知所
同行共語坐在丘墟何數俗塵此世界有一億菩薩住
終故西域婆藤豆菩薩傳云从此物示說不虛前傳數云九聖混居得
持往来化臻此境忽遇斯人慎勿慢瀆飛哉
哉後之来

僧道演俗姓崔氏忻州定襄人也數歲出家依真容院法忍大師為第子每誦法華乳雀金剛般若等經不可忍幾將不救忽見青衣婦人至卧褥前立以手觸塊曰師欲動痛疾之所由師以寔告婦人乃問其即痊愈否欲起謝遽失所在遂向隣僧說之僧具頂禮後每思之未嘗不感歎聖賢救護之力厥後日益康強年八十有五方壽終焉

靈異襄木二十二

華嚴寺東北有樓觀谷谷內有金剛窟谷口昔傳有

鳳栖藥次西有十二因緣藥與鳳栖藥相近在金剛
窟側身逾百尺昔有古德於藥下修十二因緣觀遂以為名入谷二里有白水池
色如酥酪味如甘露人飲其水肌膚潤澤若常服之
令人難老東墓西有王子造論碑文字尚存人有同
空都瞥見佛碑刻者知焉今年祀寖遠廢毀不覩良
可歎哉
華嚴敷寺東橫河側有一拔藥松身栢業橫枝到地
潛凌雲古昔相傳名四藥
衆明堂八窻四闥中心一棒向上百重上圖不方可
謂奇異雨雪不透風日不穿巡臺之人同到藥下可

容數百常有僧來止其藥下為衆宣通真誦法悟入者衆時群鳥來至其處飛翔上下久而不去僧曰此鳥如佛在日有鵂鶹於佛前聆四諦法而得生天既靈亦應尒因謂之四諦藥瑞鳥靈禽遊集栖宿藥既異僧亦非凡

## 大乘須二十三

文殊像讚并序　晉支　道林　撰

文殊師利者是遊方菩薩因緣離垢之言而有斯目蓋至道與其邈何厭騭所先也原夫稱謂之生者虛引之性彰於五德軌世之表開於童真庶人之風移則感時之訓興故云儒首以法王子為名焉夫欲窮

真淵致者必存其深大終古逸矣豈言像之所及難
笔之劫功高積塵悠悠遊騰馬可謂諸嚕略叙其統
若人之始生也旻自帝胄尊号法王無上之心兆於
獨悟發中之感無不曰也近一遏正覺而靈殊徐異
玄景未移遂超發道位於内映
神柯而月茂慈悲之氣與意風俱扇三達之明與日
月並輝具脉而微故已功伴法身矣若乃天機将運
即神通為館宇圖應容會以不迹為影跡斯其所以
動不離寂而弥綸宇宙倏無當境而名冠遊方者也
世尊興出乃授躍進之明顯潜徳於香林因慶雲而
西徂復龍見於茲刹法輪既轉則文音屢暢對明淵

極故靈特廓之光之頌平焉
輒暢法
濯纓者
高其跡
非夫令夫
深言道
狀開士故
深言道
狀開士故
以迴蔭
此德音而
欲撻蕩
恒沙而
群生之
性宅玄宗
然而不
為宇若
福蔭復
量長笑
於太方
與時而
昇降由是
之疾矣自
風日之
潛損遂共
盡慶雲
露以增
淨攄疑曰
王王闡
形而靈位
雖真宰
不存於
有轉輪
人思自

感紐否自末

而感至斯

應神變

之異屢

來奏意以

為接頹

弘是以

一理所

引豪心

以標位

同詠為

覺忻然

弱齡

啓蒙

耿介通

爰暨

蔭落

塵封

文

珠師利議

玄致

靈化實

童真領

今則夢遊
擢此希夷
目擊洞徹
文殊像讚
大殊洞衆
琅琅三達
將廓恒沙
思媚指宗
文殊師利讚
釋尊降世
佛不垃化
即道能仁
金口宣言

奈环果情
遍遊諸臺
既而仰視
畢具繽紛
騰超一朵
院僧俗觀
普薩授我
去乎主僧
圓光丈許
德州市户
臺山醜宿
真客院翌
符整衣詣
像既而晚

以其誠懇不以為勞一日
西臺之頂焚香次忽聞異香
空中乃見天花百千万朵青黄朱紫衆彩
之數百人人欲取之即
獨落張公之手其色不可名狀
僧懇求菩薩前供養公曰
而返留之是我逆菩薩之惠也況仙佗聖
隨身送者踰數十里不能捨歎異而歸
元祐庚午仲夏契妻僕將
日殫

靚徵有不敬之身出聲就館與在
語曰山僧住此僅四十餘年所接衆多今日君獨
之禮侶有初謹後怠加之容色不怡何也在怒而
曰在此一泥塊耳反思致涉之勞寧不爲苦千里
而來今觀之乃

悛後三日其
及夜半大雷
隨入俄頃火
家綿衣一件
焉其妻僕火
州尼海俊同
所在清朝復
遂敢邀師一
石室乃那尼
僧惠通沂州人也今爲僧
與緇素千人同遊臺山之上
僧正通義大德明悊時充

訪燕就展粥
化現堂知在
之禍免其驚懼
寓

遊東臺與衆百
餘人宿於臺頂
雷忽發聲天拆
地裂當之壁已
身已碎矣其僕
穴火焰
存借寺
物在
夕有滄
弊君不
逐失

現堂南

知客謂通曰梵仙山五龍時復出現可一觀焉通
因與其徒二三子同遊至山有神龍子見之乎同志曰見遍問其狀若何曰如
虵通曰正是真龍猶為畜類況虵乎乃還所寓之
舍俄須遍覺腰間有物如虵而如瓜角漸東其腹甚
緊苦痛不可忍起而復倒者再同志者走報主僧主僧述
其事通亦遣人白主僧求救主僧會熙公隨漕使陳公知
聞山中有慝事薩為我懺悔熙曰我以傲慢得罪
有慝事薩為我懺悔熙曰我以傲慢得罪
存莊與主洪辯
大師溫最作法懺悔通釐拾衣盂悔過少頃其苦方息
陳公聞之亦相與歎焉

書生李泉者中山人相如里人同筆硯其第即修大華嚴寺王洗自中山召之使子婭伏拜乃命復燕樂一日到士大夫時先生游梵仙山一須二龍出於石閭之金色者綠筋以杖觸之獨先生以神仆拜竟有物如尺先生貴哉言未高數百擲於巖下久兩雹大作雷電晦暝先生

而莽焉

那羅延洞者在東臺東側洞門向東深二丈於隘窄如斜許大游禮者至捫探或秉燭照之一穴唯指西北稍向上然深不可測時有泠風拂面傳云此既不能進徃徃但祷而已宅也宣和八年五月二十八日有邵武僧失其名與洞與金剛窟皆大聖之姓與僧宗新同遊臺山心真容院謄禮真像一日登東臺頂會代郡趙公廉弼與都巡檢薰涼等諸官并群趙公寺遍山門上首僧慈化大師真熙一百餘人俱至求現光景已而遊是洞趙公寺遍入觀覽唯邵武僧行立洞之曰師何不入入之則無礙矣其僧乃外其一宮戲入入

揖趙公慈化寺僧仁
處則蹇衣偏位而入略無阻
礙如行空室舉衆
謹課不已莫測其由宗新呼
之數番香無聲跡
時不出宗新曰珠重遂趨步而進至
為聖賢也因謂衆曰吾與彼僧同行數旬竟不
働哭衆怨衆亦
泣下趙公求其遺
祈視之得竹
古作詩美之
羅洞不還自
牌猶在其筐一頂盛餅數
以呈趙公云南
枚尋有平隘寨官張
僧遠禮五臺山去
仲
入那
知其
驚愕
既移
隘官
卓錫全
凡聖同居不
為虛矣
朔州慈勇大
師未詳受業名氏其道行博識通
欽
混跡

仗天會士子季復遊臺山與其徒史法師等百餘人同宿真容院史亦絕粵人也一日遊大華嚴寺忽於寺側見祥雲自東而來五彩畢具又於雲中現文殊大聖履蓋萬座擁狻猊之上又善財前導于真為御寺執珪而朝自餘崇卑暨龍母五龍王皆服千狀万態而不能盡識大聖自騰手舉衣帶搖曳第遷自西而去觀者千餘人四衆歡喜歎未曾有當是時也真容院遇迴祿之餘恐後至真容院大殿不日而成圴圴現土現始欲興復由斯祥瑞四方擅信輻湊施則施身非徒設也

僧求洲者晉陽祁人也姓王氏天眷末来游五臺遍觀聖跡寓真容院仰慕腥境久而忘歸一日衆集擇其事也

廣清涼傳卷下　音釋　錢

灑先禮切　瞼正音臉　祇巨支切　蔚紆勿切　鐫子全切　饋求位切　昉甫妄切　綽昌約切　贊作旦切　攉呼郭切　遄市緣切　嚴魚欠切　嶷語其切　鑒古銜切　諫古晏切　鏁蘇果切　貢古送切　嚴魚欠

白馬東來象教流行於中土玄風始暢或示
探宗或專神化而表法亦猶水行地中枝分別派雖
異至於濟世利物之功其歸未始不同故唐劉夢得
已為佛法在九州間隨其方而化因名山以為莊嚴
國界凡言神道示現者必宗清涼馬按經言文殊師
利宅東北海清涼山與其眷屬住持古佛之法降大慈
悲以接引群生或現真容以來歸依或法祥光以諫
觀仰千變萬化隨感而應有不可形容擬議者何其
異哉昔沙門慧祥與廷一者皆緇林即化之人泊
永相張公天覺皇華朱公少章皆大臣護法之士異

世相望同心贊翼慮聖跡在遠未彰芳塵經久或熄乃廣搜見聞與目所覩編傳二卷延一復為廣傳三卷張相國朱奉始又為續傳記以附於後其他趨俗談玄之流與夫高人達士作為詩頌贊偈附名傳末星聚珠貫粲然具為流行於世凡九州四海之內雖未躬詣靈區跡但覽卷披文自然回思易慮益堅向善之心其外護之益未易可述偶田祿之攝災致龍文之瑞東安趙琉以酒官視局有興者聖臺山憬然有感於心即日主僧顒捐橐金以鄙緣僧正明淨諸其屬曰茲事念之久矣用刀

有先後今因其請盡出粟帛以成其事僉成有曰趙因造門囑余為序以冠其首明僧善輝相繼以書為請僕嘗謂道不在文披文因以悟法僕既嘉趙侯用意之善而二高僧皆於清凉有大因緣者知非販佛以牟貲校告大定四年九月十七日古燕豈姚孝錞序

保定府永寧寺住持宗綸首座宗綸 善輝

比丘法浩 祖泉 永政 善綸 善果 正壽

正清 正欽 福德 恭亮 善果 正壽

比丘尼悟喜 正喜 正泰 同助緣

覽圓 祖興 祖志 湛訪

智順 悟能 善能

# 續清涼傳卷上

清涼傳序

商英元祐丁卯二月癸丑發遣河朝奉郎權所告不接想慮所不到覽而異同舍林邵林中商英除河東提點刑獄公中戴曰定何可生事事預窟驗所見者皆與戊辰夏出山明年来遊六金閣去金僧曰此

有宅前先成金光白謁戴林

此見南臺金楊園
既抵金
閑日特夕
山林漠
定南臺
日此祥雲
也不易
香罷拜
輪內深紺
色相輪
色既而
暝黑山前
霞光商英
矣癸卯
至真容院
止於清
山下枕金
界溪比
之上則羅
之飛現
聖燈舊

敬禱酉後龍山見黃金寶階
言聖燈也
殿左右各
現一燈
南溪上現
二燈亥
後商英俯
豈寺僧遣人設一
也因忽曰此三
已寢即遣使王班
虵虎彼處無人行
兄忽大忽小忽赤忽白忽黃忽
本即默省
境殊勝非
者願至我

空而上放大光明晰至闍
圓大珠商前其光收斂如大
言已復歸本處光蒲溪上
身曲屈而上妻孥所見又異於是有白鵝而
師子及天龍八部也良久北山雲起於白雲
寶燈雲收之後復現大白
臺玉色祥雲現有白圓光
英以偈讚曰雲貼西山日
行莫道無撈摸只恐修行
菹如欲傾崖裂壑主臺僧

不可禁頸来日昇去七月乙巳謝巡檢兵甲北臺晚体于中臺大風不心四山昏晦警苦失色臺側有古佛殿商英令掃灑携家禹祈禮所與俱者誓臺住二人茶酒二人北指使蒼頭虞候二人已有祥雲五色紛郁俄而西北隅開即布中臺之頂碧琉璃世界現万菩薩隊伏寶樓寶殿寶山宝幢寶盖寶臺寶座天王羅漢師子香爲森羅布護不可名状又於真容殿上見紫芝寶盖曲柄悠揚文殊師利菩薩騎師子復有七八尊者升降遊戲左右俯仰臺主戲曰本臺行者十九年未嘗見一光相相顧皎福力呼而視之既呼行者則從兵潜有随至竊窺

者矣日漸暝北臺山畔有紅炬起商英問秦惪此處有何人燒火惪以問警警以問臺主臺主曰大風皷山何火何停必聖燈也瞻禮之次又巨石且二隔谷現銀燈一如爛銀色適會沿邊安撫郭宗顏遣人馳東來商英指燈視之曰汝見否曰見曰為我謝安撫方瞻禮聖燈大風不可秉燭未及答現今燈東於是再拜敬請頳現我前先西後東一一如請未後西下一時俱至自北臺至中臺十里指顧之間在百步內燈於紺碧輪中放大光明而來東西二燈遠則尤近近則收攝猶如白玉琢大寶椀內貯火珠色拜起之際復歸本所于時臺上之人生希

有想懇懃慇再請連珠復至夜三
下山東澗水燈即沒二燈漸暗商
心何時暫釋發是悟已於一
方心宿紺輪之外紅焰滿山
亦然商英抗聲曰昨夜中臺所
注西臺菩薩豈遠哉哉行至
況幣已見如初心無琉璃
壽寧寺還真容院郭宗顏及
知縣張之才都巡檢使劉進保甲司勾當公事陳聿
各以職事來集商英以所見告之雖人人褊歎不已
揆其聞而知之亦若商英以所見告之雖人人褊歎不已
鄉之傳聞也是夕清禪

閣前再見金燈如至之初遣人白郭昊等五人同觀
浴室後項之光松上忽現群燈如連珠諸君各拈香
後之松林白氣朦朧過夜分乃息丁未郭昊東寨
張之才還比天色亦大白光如流星隱衆散羅睺駿側現
鎮曹諝晚登梵仙山曹諝曰商英嶼陳聿及與善監
宇後見之聿問曰君所見處所安在諝曰在空中聿
扣頭曰願聖哉聖哉聿自高而視之若在溪上君自下
而視若在空中商英自次累日所求無不響應因大
言曰為二君請五色祥雲即起更衣再拜默禱俄而
西南隅隅天色鮮靡慶雲絪縕紫氣盤繞商英
曰紫氣

之下必有聖賢請二君度粛當見靈迹良久宮殿樓
閣諸菩薩衆化現出沒商英又啓言願現隊伏使二
人者十見言說歘然布列二君但嗟嘆而已既暮欲
去眴視之隊失其所在二君曰聖哉聖哉若儻
而現者當隱隱沉滅豈遽然無蹤也哉其夕復
輝閣念言翌日且出山寶燈其為我復現抽扁
則金界南溪上已現大炬浴室後三燈東西相貫於
於松稍合為一燈光明照耀旁旁由東簇而南行泊
於林盡溪磧之上放大白光非雲非霧良久光中現
兩寶燈一時同見商英即發願度粛當見靈迹良久宮殿樓
迹殿及龍山之側兩燈會集而羅睺是言秖

若於過去
言訖兩燈
期盡此形
諸惡念永
於是南北
中夜各復
星宇摧弊
即以錢三
仝曰此解
解脫自解
以偈贊曰
聖九路上
言論東土

世是文殊師利
揮躍友舞數四
學無邊佛法所
滅不生一念若
差頗在在處處
前昂後騰空至
本處是日也商
英先至羅睺足
殿見其夜足
燈尤異
万付僧巳
建戊申至佛光寺
碑嶼龕存因
禪師道場也
之語喟然歎曰
丈夫哉
脫文殊自文
脫文殊各自
吳聖

西天無着慶佛光
紫潤成藥
瑞氣仝日
開皇祐
栽請問其
菴見金燈
麼曲未至
見文殊騎
州圓果院
年前曲上
久之復閉
又崖間
有聖燈

天色若此堂貧道住庵無狀致公空来空去乎雖然
獲得一篇以耀幽冗迷拂壁寫一偈云閱畫觀百函三年不下秘樊垂須知別有安身處脫却如来鶴臭杉寫偈已出庵堂見青毛師子入於雲間商夷曰今夕大有勝事必不空来也爲崖百伺崖再拜敬請逡巡兩金燈現於赤崖間呼主僧用嵯峩哉壁立率妻挈子背仰首視之夜漏初下從兵未寢聞傘家撒呼人人定用見之詫誰累刻崖面如漆用隱處詩累刻崖面如漆用日聖境獨為公現豈與吏卒共邪幸少需之商夷更衣俯伏慶於初未白曰左驂癸可再請也

請忽於崖
商英得未曾有即發大誓願如前又唱言曰我等
往昔真是菩薩立於光中如是三現
大金燈照耀崖古商英又示現言記放兩道光
付囑商英護持者願愈更乞現殊異之相言訖兩
電一大金燈耀於崖前流至松枝於是十寺主僧及
其徒衆確請曰謹莚華嚴經云東北方有處名清涼文殊
山從昔已來諸菩薩衆於中止住現有菩薩名
山中衆聖遊至不知過去幾千劫矣自漢明帝即
北齊隋唐至
千五代已前歷朝興建有修無隳
我太
後魏

宋皇帝既平劉氏即下有司
後西朝亦聖境山林為土丘
我寺寺宇十殘八九僧衆久
珠之教不可勝紀以傳付囑
之相公當人者目之於色
善薩所以為之於色而非色
之書曰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非昧也觸而非觸而非觸也

見聞覺知則終身周旋不出乎人間世者不
則惟矣且無止欲自信而已安能信之天下
邪已而郭宗顏吳君脩以書来言曰僕公之
盛事自昔傳聞而未之見今皆驗矣宜有紀
後人商美三思曰以聖語庸以妙語庸以
智語愚以真語妄以通語塞以明語暗以洪
昏域不相知分劑不相及故辟之阿脩羅王手
撼須彌不能動一芥迦樓羅王七日遍四
熙蝘不能飛尋丈商羊不顧言權言之無
曰若嘗知唐之釋法照乎大曆中入化竹林
疑謝不敢妄傳忽見一神僧曰汝所見者塵
寺廬生
山境界

何不實記普示衆生作大利益令君欲避疑倘利益乎傳百人信之百而信一則傳千而信實傳萬而信一人行之猶足以能行之乎商英曰善哉喻乎吾一語涉妄百千破邪宗扶正法況下逾於惡趣謹書之以附清涼傳後又述

清涼山賦并詩附之卷末云

夫清涼山者大唐東北燕趙西南山名紫府地號清凉乃菩薩修行之地是龍神久住之鄉冬觀五頂如銀叉觀千峰似錦寔文殊之宮宅號衆聖之園林鐘磬響碧嶂之間樓臺鎖白雲之內常人遊禮解脫忘軀輝客登臨群魔頓息此乃不離聖境有十二

大寺乃號百憂之名藍時逢春夏亂花攢就
宮每遇秋冬松影排成塊率內院入池霧罩
遮瑞草靈苗惆悵吉祥奴理難窮文殊現老
羅睺化嬰孩之內閒僧貪道多歲五百龍王
歿每隱十千菩薩歌樓茶店恒轉囲諦法輪
沽普現色身三昧飛蠅蠛蠓皆談解脫之門
罷盡演無生之法今覩諸方遊禮遐迩友朋
涼境內莫生容易之心此乃識則不見見則
蚊混雜凡聖同居者矣

東臺

迢迢雲水沙峰巒漸覺天低宇宙寬東北分明覩大
海西南咫尺望長安圓光化現球千顆儻日初昇火

一團風雨每從臾下起那羅洞裏有龍潛
迢迢策杖上南臺北望清涼眼豁開一片煙霞籠紫
府萬年松徑鎖蒼苔人遊靈境涉溪去我訪真容踏
頂來前後三二知者少衲僧到此甚徘徊
寶臺高峻足穹蒼獅子遺蹤八水傍五色雲中遊上
界九重天外看西方三時雨洒龍宮冷一夜風飄月
桂香土石尚能消罪障何勞菩薩放神光
北臺高峻碧崔嵬多少遊人到便迴怕見日晡發風雷七星每夜霑峰頂六出長年積
嶽愁聞耳畔發風雷七星每夜霑峰頂六出長年積
澗盃若遇黑龍靈燥者人間心念自然灰
中臺炎炎寂堪觀四面林峰疊翠巒萬壑松聲心地

嚮數條山色骨毛寒重重燕水東南關漢漠黃沙西北寬總信文殊歸向者大家高步白雲端　總持我師居毒龍池畔五頂嵯峩接太虛龍中偏操猛虎齒前容路疎水雪滿山銀點綴香花徧地錦鋪舒晨開座具長三尺方占山河五百餘

右題古并淨明塔律詩一首

月滿汾川實鐸寒誰來此地葬金棺盲王得道行宮凝雲常覆定人間劫火漫燒殘三千世界無留跡聊向閻浮示涅槃

除尊者飛光出指端天上

纘清涼傳卷上

比丘尼淨善　善圓　德玉

善聰　善喜　真泰　張榮

續清涼傳下

傳既成遣人以錦囊盛一本齎疏一通以八月二十八日至真容院文殊前表明疏文曰近者親覩獲瞻聖像慈悲赴感殊勝現前慶雲紛郁於雪谷隱僧祇之隊仗不可說之聖賢大風焚煌於嶌嵎相赤壁峭絕更示真身商英直以見聞昏霾重念彰瑞相流通於沙界或誘披於信心使知我清述成記傳庶涼寶山眷屬万人之常在金色世界天龍八部之同居和梵宇以贊明冀導師之證察僧正省奇集僧衆八十餘人讀疏內忽現金燈四十餘徧商英奉者即自塑泥像以十一月出接民兵

八日齋像於菩薩前發願其文曰一切處金色世界
真智所以無方東北方清涼寶山幻緣所以有在無
方則一塵不立有在則三界同瞻我是以投體歸依
雨淚悲仰伏念商英昔在普光殿內或於大覺城東
一念差殊四生流浪出沒於三十刹土纏綿於十二
根塵以徃善因值今勝事荷刹那之方便開
光明揣俗垢之已深恐慢憧之猶在託之土
願輪三界空而我性亦空
亦幻何同伏願菩薩攝入悲宮接歸智殿起信
足於妙峰山頂賢辯河於阿耨池中誓終分
更顯希奇之作讀文訖殿內現金燈三其日大雪雪

止之後五色祥雲遍空其久清輝閣前羅睺殿左右辰及申盤旋不散至夜雪作五色雲自賢瓌化十四黃嵐橫上現大白光三翌日銀燈光焰倣佛細雨六七月所見不侔豈商英黑業所招抑聖光幣映魔宮猶如聚星若隨時小大則一亦有春夏秋冬之異是虛言於是閉前雪中現向大菩薩身踊躍拜辞曰大雪現燈非所常聞諸佛諸大菩薩殿取續書所見大金光三商英即於後既開殿愛慕不能自已又祝路儻未罷去明年五六月乃可再來願更一瞻光相

滿願而去良久於閣前再見大金光四明任寔

以并亢旱詣山祈求雨澤因安奉羅睺菩薩聖像乙巳平旦至起鮮明奉目移時乃隱日昳忽變金色有青赤光直中天關東南林麓為菩薩騎獅子之像丙午至真客院具威儀迎所安羅睺像比及寺門而報者曰殿中燈耳現矣既謁菩薩瞻仰之次頂上寶蓋忽尒明朗主殿僧曰此殿幡蓋無數掩蔽稠密而頂蓋最高隱奠能辨今爛若此未之有也是夕東臺洎羅睺左右現十餘大金燈往来上下或移時或移刻或良久丁未詣菩薩前白言筆嚴經中世尊入處放光表法此光若是諸法性本有無相之光視之不見則商英不疑若是諸佛果德

圓滿之光使人可見則願爲示現於是頂上寶
然通明孔隙流光迸射四出已而襟領開如意
於寶光煒煒燁燁門動又於殿前金蓮花葉燈焰交輝
合無數是時遠近僧俗千數雲集呼而視之歡呼震
動繼以悲泣各各歎言無始以來罪戾深重請從今
曰改往修來將聞四小青黙忽有異
氣橫跨北葢山如爛銀刻劃長十丈衆呼曰銀槁現
商英曰非也此殆白銀階道聖賢所遊躡者也俄而
現寶燈一分二時有遊僧十數人已歸葢屋止
宿呼而視之久三燈齊現商英取續傳示之曰
各各諦觀良衆僧叩頭念佛商英曰此處當有三燈
吾去

年所書如東方心宿豈妄語耶
山及經畧司管勾機宜文字
英已還真容院即遣人招二君還二君曰適已於東
臺見圓光攝身光矣但未見聖燈也是夕遂與二君
祈燈而觀焉庚戌宿佛光寺祥雲異氣繽紛無數辛
亥往秘魔嶩未至嶩之三里直光現既至嶩而盧舍
那佛面門放光照耀滿殿初夜於層崖間現大金燈
五壬子出嶩於空中現金橋一此橋不依山谷不依
雲氣不假日光亘空黃潤如真金色嗚呼當處出生
當處入滅非大幻善巧方便其孰能與於此哉是行
也既以早祈雨在山三禱三應但須臾即霽癸丑還

至代州大雨彌日將橋之道變爲豐歲商旅即以其事奏聞其畧曰臣近以本路亢旱躬詣五臺山祈雨澤於畫夜所接靈光寶焰像前及五龍池祈求雨澤是時四方僧俗千餘人同異相赫弈顯耀莫可名狀見者驚震動山谷已而時雨大降孫覆數州臣之始往也草木萎悴農夫愁嘆及其歸也木麻蕎菽青綠生動村落謳歌指道衆聖垂佑有司推行詔條布之於人如響勘會五臺山異境其應如此蓋朝廷有道衆寺舊管四十二庄太宗皇帝平晉之後悉蠲以示崇奉比因邊臣謂昧朝廷遷其地爲山荒遂標奪其良田三百餘頃招置弓箭手一百餘

戶因此逐寺
狀乞給還終
致語之事彼
欲乞下本路
昔人施之爲
會衆奏早賜
一毘盧遮那
志趣狹劣不
附傳　續傳
年二月本路
睽毀前塗中
一五

詞訟不息僧徒分散寺宇頹摧臣
竊以六合之外蓋有
以土田得失爲成與廢
福田後人取
之養鄉兵於理疑若
勘會如臣所
見所陳別無
不實即乞檢
座體而商英
區區以數百頃田浼
界爲
未安
但
不可
累見
既行信而遊
者發於誠心廉不應
馬承受公事劉友端
於羅
四

月末轉運司勾當公事傳君俞於中臺杭見圓光五
攝身光一大遭潘環於清輝閣前飛金燈一經略司惟備差
菩薩隊仗現清輝閣前祈見白光三道直起万
圓光中現佛頭如地踊狀圓光三
音一金橋三銀燈一而往一菩薩騎師子一白衣觀
十五環自以三世奉羅漢明滅者
羅漢藥王相狀默有所禱行至金閣空中現大金舡
一上有羅漢數百行者立禮拜者又行至藏頭見
白雲西来藥王菩薩立於雲端方冠大袖皂條皂履
凡環之所見獨多旦異不可具紀六月末僧温約自

京來施金
襴袈裟及齎內中
旛蓋之際殿前長明燈
確殺啓香
飛照殿中
經畧司勾當公事
上忽吐大金光如
李毅侍其母親及
縣尉江法
金燈
之母王氏遊
圓光攝身光直光
殺以書來
言曰今月乃知續
傳非虛也貧改
知河南府
李清臣聞之曰文
學士
雖已爲古
佛其實壽殘天地
龍圖閣學
示跡垂化尚爾老
婆心
東遊廬山
天池登文殊堂大
風振林木昏霾咫
辦道路燈
燭火炬俱滅而下
視莽蒼中金燈四
遠或近或
大或小或隱或現
出或
會夜分疲寢所見
盖有

未無敢在能衆目光為光為在子何信之為耶
畫者然大風所不能摧岳不可思議其孰能
月五五元衆視決未紀以示人及觀天覺繪清
五五日聚有以致也或謂英日外道波旬十

漂漂傑構之心未忘窮寒也一生
拜禮傳呼之苦擾出現雍容從而
請精神思慮所致默且記識是晉
副墨之仕上省寺曰此祥雲也時
底湧出直長金可器白雲間
偶儻友相告曰夏暑長途可畏
動須更見圓光四最後現攝身光一環如半輪玉
樂觀無可比擬者不假雲氣不假日光見放盤石
上相去目咫之地自見己身皆影於光相之
內默刻方成相謂曰見圓光於雲中蘆蕩
禮若盤石之上只尺之間從來未之見也共覩者
餘衆莫不叩頭作禮起敬信心讚歎其至誠感

此少項書雲敬霧合繼之微雨遂興衆下臺逼以異日出山攖以自信之篤不復語諸人以攖今觀光拍手信乎昔日張公所見聖像殊勝靈光寶盖先自安語哉攖迹作書以告其事得公書云欲遊臺山出於至誠必知有所見台知古人無量刼修行因果不昧豈可思議俗道也繪傳後可序述而已見芳詩於後不以詩人要與天下人生信心此愛佛記劄之意也攖故書之後之賢見者必是耶意待信者而後信之乎言固無妄矣

補系云諸佛出世乃垂相神變普攝高類悲心太切感十方菩薩與化居龍

蛇滉住其端應以無窮故筆舌而何能盡知復宝
山開皇迄前唐宋已後殆於今時先賢後聖士夫
高流莫不遊覽觀斯勝境既愜悃興心所以傳記
篇賦詩讚頌極不可勝數今稽本山舊傳一代
寺院勅賜廣緣寺僧綱道海開雕拙闕全篇謹
傳記前後中間內失四板有缺頭尾仍及人
命華嚴寺住山祥公瑞雲等博覽時古傳記
內撿討原失文節据拾補注輒於續傳忽特命雲
居僧圓勉筆受幸遭涼秘拂雲寺住山大方助資
令工刊梓流行庶不失泥神功瑞應之云耳
奉議郎守尚書刑部員外郎充措置會計河東路財用

錢盖一心歸命敬白

大慈大悲大聖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伏念盖幸生

人世忻遇好時得男子身六根完具偶緣世尊賞後齒

仕途愧無補於事眼徒自盈於見慈豈免永沉

造罪等恒河沙自非夙荷於覺過惡而況經無量劫

用是久處一念願至五峯澡雪其心懺楊其咎今者

幸緣將命芥叩靈場瞻

萬德之容儀覩千種之光相豈惟見所未嘗見實

亦聞所未嘗聞退顧冥頑真為榮遇既神慶懺謹稽

首拜手而說偈言

稽首文殊師　昔發大悲願

廣度諸有情
龍神無量光
示現五百俱
我於是中衆
賸覩覩異於常
一獲光明相
與我同體性
我今永歸依
常居佛會中
十方塵空界
速悟無生忍



念彼東
眷屬萬
聞者瞳
曾種種
念無始
釋然盡
衆此勝
敬禮發
一聞徹
一切諸
建中請

遊臺錄附之於右云

建中靖國元年吳興錢盖

趙定襄三日絓臺山真容院時樂安任良弼太

直方偕行是夕禱於瑞應軒有銀燈現北臺之

日供養真容及諸聖像已午後現菩薩大真相

雲之端乘從悉備又覩金色世界輝耀遠近是

現金燈大如盤盂在軒前松林之杪五日先登

申後現五色祥雲如寶陀羅山狀徐現白直光

高亘天紅碧直光二橫徹數里圍光二其一如

之日又現金燈十餘其一如蠟炬有光甚明六

北臺至中臺烈日無雲未後懸禱先現五色祥

日遊

數其間有七寶樹及寶座之莫之狀前有人
冠帶皆具已而白雲起於東方現圓光及金橋三道平而欄柱皆足橋之上現
菩薩隊仗又於雲中間現華嚴境界金碧寶塔彩錯
煥爛并現踞地白金師子耳目形儀如生因此
附近以表信心遂於嶌下現圓光或大或小無數徐
合而爲一凡三重五色八景中有菩薩乘師子像又
現圓直金光抵暮方罷七日早拜請攝身光相即現
於中臺之西凡六七別現通身光二及五色圓光五
七十數繼而彩雲起於谷口直上偏覆西臺久且不
散復於雲中現金橋及嶌下現數大圓光遇近衆人

上有焰光四出者凡種種奇特既異於常又累日晴
霽無雨合道場衆歡喜踊躍歎未之聞見也紀其大槩述先是朔日離鴈門方及
中塗已有五色直光現於莖山之北乃兆茲瑞禮敬謝而去
既還真容院陳供飯僧信禮敬謝而去
題五臺真容院
濮陽李 師聖 述
梵書五頂清涼府冬氷夏雪無炎暑我来七月愁盡
寒何況菩容古基驚峰寺高山之麓雄今古西方樓觀
神聚真容院殘暑亦無寒迴然天界精
縹緲間崢嶸崖峻嶺架大木神物所
持憑險阻金瑞垂空殿簷響森森鐵鳳相友舞憶昔

文殊出大
字宅金剛寶
重群可香一大為
聞清涼
貧女變化
之境界無
窮陳迹
無方饒
奇目覩覩
瑞應神
須臾步
數松杉
摇空山谷
中夜寂
畏生心誰
敢侮從
我今不作
前後想
寧三年七
月二十
日經住
持
僧
十
住
持

導諸菩
寺迷起信
攝服同異
凡山地
崇
佛菩薩
大阿羅
漢悲憫
與
瑞應
記

至有目斯覩以是因緣故握符御極宅中圖本者往往布慈雲以覆之揭慧日以炬之霈法雨以濡之不忘囑累之重如天台五臺北州郡別置僧官使董正其徒而莊嚴宮殿蓋螺髻寶輪威神所宅不可不弄兵潢谷衣繡持斧迹捕至臺下與邑之令佐奉香車未逾時以赤子肅也鴈門史君折侯彦文下車前五香之煙徧滿空際崒岑直上俶然檀於後覩座前五色雲者七爲白雲者六爲黑雲者一爲金橋者三爲改容引人四顧目不得瞬無小無大各有所見爲五色雲有戴白雲爲冠而其中有洞者有如日暈五色七重者有如孤石蒼黑

圓而聳出者有如仙花之敷
薩像於其上者白雲中亦有菩薩端嚴相者有
如文殊所乘者有天橋如龍之上飛者有橫光
黃綠而相間者有如玉石爲佛冠者黑雲中有
獅子者金橋有如鯨鯢負天者有如蜯蜃而中
有重疊如魚鱗相次者圓光事而謂予曰此吾
人所可見者也若其他變態百工所不能伏者
而光耀奪目者史君圖其事而謂予曰此吾與衆
不能言也子其爲我記之予曰曼殊室利住此
誘接群迷示此方便史君得其開示豈無所因哉昔
世尊在舍衛國舉身放光其金色繞祇陁園周徧

七匝照須達舍猶如跋雲檀越也光明所燭先至其亦作金色須達者佛之大舍蓋以導迷起信攝服同異也山之上首僧明崇尊謂我侯家世奉佛自高曾来尤於茲山開大施門則曼殊室利今所示現亦猶世尊之於須達也可不記乎予聞無盡居士中嘗遊此山矣佐清涼傳神化變異與身所親覩者靡不具載而味禪悦者盛有為病予謂無盡佛菩薩慈以濟世拯物清涼之述所以化導未悟亦為衆人設耳以是身心無適不可故於時為元首則黎民所宗仰於法為外護則釋子所依賴史君能不墜世芥以無盡之心為心用報曼殊室利所以開示

之意乃予素所期也亦子之記其事而未果也而不可辞又正精惠大德靡府總制折可曾見其上首曰明後序

伏開大聖度生應迹無方所局於形教是乎書院松

践真覺廓淨塵習寂寥於万中示居因位果徹因源不捨內有清涼之一名万億國中

世服道而傾心花藏欲天
之聖衆伏五百之壽龍金
瑞氣曉迎閃灼而翠峰之
秋明月泉生寧分之於　晦
著弥繁傳照百燈相繼不
無盡居士天覺夢遊紫府
累覩無窮數之神光具奏
田倍加　帝關重加修葺庶
峭壁荒貊古之伽藍無
千載朝臣奉信竟趣寶方
逝金猶存松風靈跡詩

近因兵革屢遭火廢墟蕩無遺章於河西僧法
得清涼傳一部余抄録編集校勘無差訪諸有
板流行本山僧義祥者英俊博學崇賢好古懇
懇壑自衣盂并誘信士命工鏤板不日而成祝
山門老宿知事多矣序述来由續之傳後余先
今既工畢事不獲已聊述大耳以此洪因
皇帝萬歲臣宰千秋内宮天眷福樂邊昌助緣
增添壽筭法界有情同登覺岸
施主 幢處

洪武廿七年六月十九日余與四衆百千餘人
遊臺山禮文殊化境所覩光相聖燈千變万態靈
異巨測乃踊躍無量喜不自勝真所謂曠劫塵労

一時頓去盡矣遊覽之間偶遇寶峯金禪者亦淳厚
人也就於清涼古刹罄捨衣貲接納遊禮繼素三
載如初四事之需無所乏少　實法門中苦行興福
僧也余甚佳之一日炷香作禮曰此山乃
大聖所居師幸特来瞻禮可謂千載之難逢也自古
遊觀之士率多　王臣貴族碩德大儒感有詩偈
發輝聖迹請師一言讚詠聖境及策發余懷不亦
可乎余曰　大聖境界以虛空為口須彌為舌尚
不能讚其萬分之一況大聖不思議境界果
能到乎拙偈以塞其請云智識豈
上人觀禮曼殊叟親聞震地金毛吼會次狐

絕日午面
鋪張大地
寒聖凡情
盡掃五
百賢聖僧
老子拗
居士淨
名釋迦
教法縱
橫出思
談四諦輪
須臾販
門眼正
門道人
嬾擬
佛所開
法一
臺山
崇善住
南看壯
斗五峰
山河住
金色樹
林

大明天順六年正月初一日
京都大興隆寺提點僧廣徒弟慧　徒孫善寶發心募緣
率衆重刊釋迦賦　帝王崇教事跡成道
陁傳清源傳合部印施以此殊勳上祝
皇帝聖壽萬安　天威震遠　萬國威賓
帝基永固　慧命無窮　慈雲無際有識歸心
菩薩盛化　賢聖欽崇人天讚仰早證菩提　重
皇太子殿下　虔爨千秋文武官僚增延福壽興
士福慧莊嚴隨喜檀那均霑利樂普令法界衆
生同入　文殊化境者矣　王斌　張淵
護法韋馱尊天菩薩　張普亮　張
殿寶禪　出

靄於蓋切 曖烏代切 譹烏外切 聿於筆切 譯羊益切 細蘇計切 緼於云切 欻許勿切 翊羊職切 翼與職切 翕許及切 翖許及切 翍許及切 翐許及切 翔似羊切 翥章恕切 翟直格切 翠七醉切 翡扶沸

# 釋迦佛賦

慧存　悟性　俠香

大唐太原王勃撰

原夫佛者覺也神而化之脩六年而得道統三界以来下兜率天生中印土降神而大地搓動應跡而諸天擁護九龍吐水滿身而花落紛紛七寶祥云擧足而連生步步蓋以玉輦呈瑞金輪啓圖恩霑九有行洽三無寶殿之後嗣必為萬類之化主作帝之頂之靈心興王龍顏大悅春闈之鳳德何處方知滉不知海量無邊天情極廣廣六宮珠翠之色惡千妃絲竹之響譬雪山深處全拋有漏之身心海月圓時頓

悟無為之法相莫不魔軍振動法界奔驚覺間浮之
日出覩優鉢羅之華生十方調伏皆來圓光自在
含霧盡吾金色分明暨乎萬法歸空雙林告滅
詞般若之教亦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之訣普光殿秉會十
華嚴耆闍山中投三乘之記別是知靈覺無盡神理
莫聞於子內三千之國藕絲藏百萬之兵目容修廣
於青蓮寒生定水毫相分明於皓月照破迷雲群機
而不覩靈蹤萬世而空留聖迹哉

釋迦之何日調伏我今回向答

捉一心歸命釋迦宗譜并歷代　帝王崇尚事迹附之於在令其圓寂

覽者知佛之宗旨亦有所敬
乘敬王二十年
煬王十六年
刻檀置世尊舍輪王二十年
孝章王二十年
甘麻王二十五年
刻初之時有金輪王名大

王詔生太子名曰悉達不紹國位出家成佛為娑婆
教主度大千衆生所有正法眼藏西傳二十
傳三十祖自後未抄録上祖燈録中備載其事
如来因中見底沙佛端嚴無比説偈贊曰
無有如佛者
天上天下無如佛十方世界亦無比世間所有我盡
見一切
帝王崇敬
大隋高祖開皇元年三月詔於五岳之下各置僧寺
一所三年沙門曇延謁見勸帝興復佛法乃下詔
曰周朝廢寺咸與修營境内之人任聽出家仍令計
口出錢建立經像由是民間佛經多於天藝之籍鑑通
二年紹以京城形勝之地安置伽藍有僧行處皆許

師是道人
鞅萬帝大
一也傳本
年勅曰佛以
正法付囑國王朕是人
一切經文
釋監
十三年十
二月八日大隋皇帝佛
楊堅敬白
十方三寶周
經像論云
致愚者無以
往籍三寶因緣今膺昌運作民父母思拯黎元其
像遺經悉令雕撰周室毀像殘經慢僧破寺如此重
罪悉為憾
梅鷟紀仁壽元
年六月初帝微時遇梵僧以

舍利一裹授之回檀越他
靈與汝供養及帝即位嘗與法師曇遷置舍利
數之或少或多不定遷回諸佛法身過於數量非世
所測帝以始作七寶箱貯之至是忽憶其事於是以岐
雍泰華嵩衡等三十州各建舍利塔詔曰仰惟王覺
大慈大悲救護衆生津梁庶品皆依三寶興隆教
思與四海共修福業永作善因同登妙果其以沙門
三十人各將侍者二人散官一員薰陸香百二十斤分送舍利往三十州建塔期以
十月十五日午時同入塔後三十州表奏皆有瑞應
二年正月復勅秦陝恒杭等五十三州建塔期以四

月八日午時同入塔並如前式各有感驗（明集上邵記）帝在位二十四年造寺建塔寫經造金銀檀佛像度僧設會不可稱計（釋教錄）賜帝謚曰開皇元年為晉王總鎮揚州時天台智顗禪師憩錫廬山十一年王迎師至鎮為設千僧會師授王以菩薩戒品因謂王曰大王紆遵（傳智者）禁宜名總持王曰大師傳佛法燈宜稱智者復還廬山十五年師於天台石城而寂焉王於乙丑大唐太宗皇帝貞觀元年正月詔在京德行沙門並各於當寺行道七日齋供所須有司惟給二年詔畧曰神道設教慈悲為先玄化潛通亭育資始朕荼膺

大寶撫愛黎元矜愍之心觸類而長是用勞求冥貺幽贊明靈所冀九切惟叙五福斯應宜為普天億兆爰祈加祐可於京城及天下諸州寺觀僧道等七夜轉經行道（新正錄）九年十一月詔曰三乘結轍濟度生死一正歸依慈悲為主流智慧之海膏澤群生剪煩惱之林津梁品物任真躰道理叶玉仁妙果脉因事符積善朕欽若金輪恭膺寶命玉德之訓無遠不思大聖之規無幽不察欲使人免蓋纏家臻仁壽比緣喪亂風沐雨眷言凋敝良用憮然其天下諸州有寺之處宜度僧尼數以三千為限十四年五月杜順法師卒

初爲隋文帝所重給月俸供入官奉之七年詔四返信聖卧不起就高宗顯慶元年五律律治之不得與民同科四年詔奘法師居之麟德元年勅准如来故事斂以金棺銀帝哭之慟日額左右勅葬朝五中宗神龍元年降秀二師宮中供養鄉礼召入遣内侍至問法衣法可詔

念速赴上京師表
敕嘉納鉢以
敕天下賜
百官封
爵進言王者
降誕之辰
云宗開元
二年正
月二十八
日誕聖
場之次閒
豚光法
師曰佛
而師事
之說若有
君臣父母
豚當除滅
法師答
曰佛教與
君臣帝曰天
義越君
臣德重父母
生成之
德何以言
只能載地
能載不
月剛夜朗
而晝昏
父只能生

生帛有道則臣忠君無道則臣按以此而推德則
全且佛於衆生德則不尔論盖則四生普霑論載則
六道俱乘論明則照耀十方論朗則光輝三有論慈
則提挾苦海論悲則度脫幽冥論聖則衆聖中王論
神則六通自在所以存亾普救貴賤皆携惟願陛下
開心敬仰大帝遂起立處恭謂法師曰佛恩如此非師
宣說朕豈知耶自今已後捨為佛之弟子可於天下
州府各置開元寺一所表朕歸佛之本意遂賜法師
御茶一角金銀淨瓶各一對無常偈一首云

三界猶如火輪百千萬劫應徵塵此身不向今生
度更待何時度此身

天寶五年詔不空三藏入内

立壇為帝淮頂夏
入宮行道朝夕諷
門主之二年詔天
中使往部州甫溪
陽慧忠禪師赴京
雄付囑寶良緣斯
師非遠齋心已久
以師礼旧虎
代宗廣徳元年
在華陰五臺文殊
出現以祕

別僧統國師主教門事八年賜謚江西馬祖曰大寂
塔曰大莊嚴九年勅謚百丈懷海曰大智塔曰大
勝輪十年勅謚大祖為大鑑禪師塔曰靈照（舊史）
宣宗大中二年勅天下州府各建寺院立方等戒壇
為當尼再度者重受戒法武宗廢後帝乃復興之（舊史）
懿宗咸通六年十二月三日德山宣鑑坐化勅謚見
性禪師塔曰澄靈十一年賜終南山道宣律師
年四月十日臨際義玄端坐說偈而逝勅謚慧照禪
師塔曰澄靈十二年五月帝幸安國寺賜知玄況檀
座高二丈餘眈禮玄為國師號曰悟達（舊史）

大宋太祖建隆元年二月十六日
度童行八千人（國朝會要）十二月詔
隆賜田四頃命沙門道暉主之（佛祖統紀）二年
及諸郡縣咸令有德沙門隆座祝
詔天下普度僧尼乾德四年詔
經開寶元年九月詔成都府造金銀字藏經各一藏
敕兵部劉熙古監視五年敕刻佛經板一全藏印施
天下帝自爲用兵平列國前後造金銀字經數藏（稽古錄）八
年上自洛陽回京手書金剛般若經當自讀誦（北山
太宗太平興國元年詔普度天下童子十七萬人（國朝會要）
三年沙門贊寧隨吳越王入朝賜鞊通慧大
師敕住左

街天壽寺令修僧史四年詔賫寧乘驛往明州阿育
王山迎取真身舍利塔入禁中供養復得舍利一顆
造塔十三級於開寶寺帝手自安奉五年正月敕張
敕張仁贇往成都鑄金銅普賢像高二丈奉安真容院
延訊往五臺山造金銅丈殊萬菩薩像奉安娥眉
山普賢寺之白水建大閣以覆之八年帝以制
經示宰臣曰佛氏之教有裨政理普利群生新譯諸
悟淵源愚者妄生誣詬朕躬此道徵識其宗凡為君
而正心無私即自利行也凡行一善以安天下即利
他行也紀綱
管教門事帝製崇釋論畧曰奉乃十力輔
真宗咸平元年詔賫寧為右街僧錄主
玆五常

上法之以愛民下遵之而遞書誠可以庇黎庶仁壽也大中祥符三年詔京師太平興國寺立奉先甘露戒壇天下諸路皆立戒壇凡七十三所天禧元年帝崩于禁中初太祖疑宣律師佛牙非真遣使取自洛年詔迎相國寺立放生池帝註四十二章經入蔵頒行紀統

仁宗天聖元年帝崩于禁中初太祖疑宣律師佛牙非真遣使取自洛年詔迎相國寺立放生池帝註四十二章經入蔵頒行紀統天禧元年帝崩于禁中祥符三年詔京師太平興國寺立奉先甘露戒壇凡七十三所天下諸路皆立戒壇凡七十三所天下諸路皆立放生池帝註四十二章經入蔵頒行紀統

以火燬之色不變太
復迎取驗以
佛火御造偈
水供開寶
英寺聘拜之
又久神光
眼敬事祖宗
透御封帝
利一顆五
色睒人
相國寺
黃曰功成
積劫即
金色潤手
擎一片
藏處千
年瑩采完
完果重
看真宗
賛曰西方
大聖号
期銑益
常閻

掩質皆皈土五帝僧形已化塵夫子域中乘是聖老君世上亦言真理躯紙見遺空塚何憑將身示後人維有吾師金骨在曾紆百錬色長新三年賜手詔曰天下大覺璉禪師阿育王山帝所先朝聖製紀宏住持師遂建宸奎閣以奉之内設千僧齋施袈裟金剏神宗元豐三年正月敕大三門東西斗為惠經為慈聖光后追福五年詔相國寺開六十四院為三禪八律以主之本禪師住惠林東林常總禪師住智海統紀徽宗建中靖國元年佛國禪師撰續灯録進上御製序畧曰釋迦如来之出世也唱道鷄園騰芳鷲嶺西

彼竺土東流震旦則正法眼藏獨付於飲光自達磨
西来寔為初祖至於曹溪南岳青原而下分為五宗
各擅門風應機酬對雖建立不同而會歸則一也
禪師探軍上乘了第一義屢入禁中三登高座宣揚
妙旨良愜至懷是録也直指性宗單傳心印可以
眉毗可薦於言前舉手而擊妙喜世界彈指而開莊
嚴樓閣神通妙用不可思議者也矧崇寧三年敕迎
相國寺三朝御製釋迦佛牙入内供養隔水晶匣含
利出如雨點因製贊曰大聖釋迦文虚空等一塵有
求皆赴感無刹不分身王為四衆之一尚能如此崇敬其
今疫敬禮普願濟群倫帝王豈可敢心哉不信者

釋迦如来成道記

大唐咸亨二年四月六日朝散郎太原王勃奉　勅撰

盖聞大悲觀夫釋迦如来之垂跡也淨法衆身本無出沒頴力示現受生洎乎天為護明菩薩降迦毘羅國毓一切義成金圍天子選其家白淨飯王為其父王象乘日示来中金輪作王創誕於無憂樹下八十種隨形之妙好燦若茉花三十二大圓月四方而各行七步九水而共沐相儀皎如星分之已盡早證常身為度現優曇花作獅子乳言胎生以還来今垂化迹於是還羈襁褓示嬰孺為占相也悲悵於阿私陁仙往郊祠也鸞一於大自在廟

金剛之寶座一百四十功德
門高超十地由是魔軍威懾
敗毒於定心蝮蠚變質於見
虛空天華轉而報知類滯
桂月以懸空光明洞徹經
少小之言垂一音授賢客
成佛已觀所化緣悲二仙
從法化然以塵根時劣聖
根順其根則根不達法莫
之所旨當關仍俾
擇雲騶於三十三

面作禮致敬專精請轉法輪
逝通規順古佛之嘉謨應
現同嶼讃美之詞一法乘
庶林三月調根五解擇名
菽氏繼利弗逢座首唱掬
心領火踵以師事率門
果鸚林尸林或鸚池或鷺
江或火龍盤或住波羅奈
戎山音樂樹或海濱楞伽
陁竹園戎舍衛國金地或

請釋或賞觝而食邑或得
也名燈或究俱舍之非也
一源自商周見虹貫炎
人教及神州聲流華夏勃
續而以叙金言在諷零而
昭然蓋委遺文不復倫而
化起從本源功成應賢刦
為法出於世降靈木分脇
仙師相垂淚天神爭捧接
宗承天日貫象貫師子頰
遊觀鷲老死逾城棄臣妻

寄迹抑摩應苦身示
潔若蓮出水明逾鏡
三時教弥闡萬類根
補處記慈悲心及綿
佛教之流傳久矣而
乃離于迦維羅城而
魔以至于四十九年
稽化衆生為念而稱
搜緝其說撰為成道
小補哉

洪武十有七載十月

補陁洛迦山傳題辭

大元

九州之山川具載於書傳山海之詭奇亦見於圖記其來尚矣謹按補陁洛迦者蓋梵名也華言善見大士參觀自在菩薩與諸大菩薩圍繞說法蓋此地也然世無知者始自唐朝梵僧來覩神變而補陁洛迦山之名遂傳焉其在交趾之境實近乎巨浸之中石洞嵌空林巒清邃有道者居之而阿蘭若地興焉似非好奇探幽乘桴泛槎者至也惟我

皇元際天所覆均被化育航所及靈跡悉著至於

言辭簡該躅旁搜經藉首集自在之緣有時廟塔興建具載於夫由心所見光景斯彰因謝病偶在海濱恭叩靈四方不傳僅墳功德繼攻洞宇之勝縣若篇能遊目者不起於坐飛神於大方之外當知清淨光明廣大悲心與菩薩無二推惻隱之端躬行於日用之閒非迹空言也儻欲南詢亦必問津於此善財同乘般若慈舟共達毘盧性境入海印之證大悲之法門圓解脫之深因滿普賢之願海法衆舍生盡登菩提彼岸者豈虛謬哉

宋妙圓郭妙圖郭越成

三昧身成三十二應入諸國土所謂佛身辟
聲聞梵王帝釋自在天天大自在天大將軍四天王
及天太子人王長者居士宰官婆羅門比丘比丘尼
優婆塞優婆夷女主童男童女天龍藥叉乾闥婆
阿脩羅迦樓羅緊那羅摩呼羅伽人非人等我於彼前皆現
其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於諸衆生獲十四種無畏
功德彼佛歎我善得圓通法門授記我為觀觀世音
由我觀想十方圓明故觀音名徧十方衆生獲
說若有衆生受諸苦惱一心稱觀世音菩薩名号既
得解脫若水火雷電龍魅惡獸夜叉羅刹王難枷鎖
軍陣怨誠諸難之中能施無畏於苦惱死厄能作依

補陁落迦山傳
自在功德品第一
應感祥瑞品第三
附　錄　第五
名賢詩詠第七
自在功德品第一
釋典所載菩薩名號如恒河沙數不可勝計惟在洋洋恭聞凡遇厄難竭誠稽首請命亦往往如影響誠由行願弘深大悲憨凝之力也廣如藏教今略陳之
梵云阿瑠耶婆盧吉帝此云聖觀世音又梵云阿縛盧枳帝濕伐羅此云
洞宇封域品第二
興建治革品第四
觀音大士讚第六

觀自在
諸經所稱
或單六字
云觀世
音自在觀
此普薩
久已成佛
号正法明
如德山王
普薩言
我昔於無
數恒河沙
三摩地
聞思修入
靜二相了
然不生
既滅動
所覺空空
覺極圓
現前忽
本覺妙
心同一慈
悲仰由
於供養觀
音如来

今上即位之初　聖師大寶葛噌麻尤自西域来
京師僻行淵深福慧具足明通三世闡揚一乘同自
在之慈悲宣六字之神力上自
宮庭王臣下及士庶拘蒙法施霊感寔多不可悉
将非大士之應化者乎然江南未之聞也故略倫録其
嘸麻尼羅憲容呪師所常誦
当凡厥可乳言功徳具在紀其
洞玄部　玉訣類　法輪功徳品第二
世傳蓬萊方丈在弱水中非飛仙莫能到昔秦皇漢
武窮年遠討労神若躰卒如捕風迹最終不得其涯

福煉丹之所釋所言東大洋海西紫竹栴檀林者是也自四明陸行東九十餘里過穿山渡至昌國州陸行七十里泝家門心周圍僅百里許環繞大海遠高望昌國諸山隠隠如青螺東極微茫無際日月出沒上下若鑑微風時来雷轟轟雷涌奇絶孤迥非復塵世也山茶樹高數丈丹砲滿枝猶珊瑚林水仙紫蓀芳菲滿地金沙玉礫的落璀璨之所去寺三里至洞皆潮音洞普薩示現之所也洞在潮音洞右亦黄砂石洞峻巖瞰海田頗無畔岸人跡不及洞上有穴如天窓下屬洞前舊有石橋横亘可以瞻禮今崩廢　善財洞祥異顯現品石有蜂峭

峻盛遍中
謂之菩薩
坐百餘人
一輪極大
登山由此
有亭曰
錯出有聲
山深處真
無畏石在
獅子踞在
正趣蜂

應

感祥瑞

品第三

觀音此

嘗讀楞嚴謂世間曠野深山聖道場地皆阿羅漢所住持故世間凡人所不能見是山自梵僧始知大士之宮宅其信然乎哉或因風濤怖懼而致緑目擊道存如鏡中像水中事尋幽而有遇使者徜徉啓其端而不同自北唐大中有梵僧来洞前燔十指指盡親見大士說法授與七寶石璽感遂啓　日本僧慧鍔從將還國抵焦石舟不能動望潮音洞默叩得達岸廼以像舍於洞側張氏家屢覩神異遂捨居作觀音院郡將聞之迎像入城為民祈福未幾有僧不

知何許人索嘉木裛户刳之
今所奉菩薩像即此也　元
韓遇風濤大龜負舟幢怖致
月相珠纓粲然出自蟲洞龜
上閘始錫寺額曰觀音寶陁
日本扶桑阿黎占城濛瀼數
道放洋凡遇風波寇盜望山
多崇寧間户部侍郎劉達給
還自群山鼇經四晝夜月黑
所舟師大怖遶叩寶陁赤幾
見招寶山遂得登岸

宋給事中黃龜年恭禮洞前親覩大士紫金白在相朗然坐石上偕遊者稱俱見倫作贊頌　紹興戊辰三月望後一日蓋二十年相業之識也

又傳史衛王弥遠見茶槲上示一目蓋二十年無所疾遣于致禱洞下無此無疲不以一見不見而遂已也

又傳史衛王弥遠更觀雙齒螯白如玉於是慶快用書於辭庶幾来者觀焉

浩際瑞相忽現金色照耀眉目曠然二人所見不異惟返有攀緣而上瞻顧之頃頂有寶可以下瞰乱石衆衆興盡欲冊至洞音

僧指曰是倫伏苦礙疑睇缺空惟瑞歸寺食訖睛時

洞門俯觀親覩大士紫金

寂無所覩炷香供茶盡浮花

三月望後一日蓋二十年

朗然坐石上偕遊者稱俱見

遍汲泉歸洗目既愈復命子来謝洞左大士全現淡
烟披拂猶隔碧紗繼往善財洞童子忽現大士亦現
縞衣縹帶珠瓔交錯精神頓明如將示語　紹定庚
寅十月慶元昌國監胡煒登大士槁礼潮音洞候現
光明左則月盖長指嶼童子並立一僧居右師于盤
旋兩目如電及至善財品童子再現儻眉粉面寶盖
珠旒彩煥發衆僧曰我等雲集歷年未覩今承恩力共
示悠久甚懊惋後於洞前波間浮一花視之乃
嘉定之歲僧修者所紀大士栴檀像偶毀亾
像指衆尤異之　淳祐連歲苦旱制師額願仲禱雨

洞中大士并童子喜悦出迎自是随求輒應
皇元至元二十三年丙子六月哈剌歹来謁洞下杳無所見及
登海舟蓮花滿洋遂驚異悔謝徐見白衣大士并
童子像於是施財莊嚴像設并構殿於洞上
大德五年集賢學士張蓬山奉
旨祝釐潮音洞見大士相好彷彿在洞辟次至善財
洞童子倏現頂上瑞靄中大士再現寶冠瓔珞手執
楊枝碧玻瓈椀護法大神衛翊其前久之如風中烟
漸向銷沒但祥光滿洞如露覆輪月見數尊小佛作
禮慰快而去

致和九年戊辰四月御史中丞曾立承
上命降香幣至洞求現忽見白衣瑞相瓔珞被體次
及善財洞童子螺髻素服合掌如生適以候潮未行
再叩再現而善財洞大士亦在童子鞠躬眉目如畫
七寶纓絡明潔可數群從者至今為盛若夫西域名
嘗詢諸耆老云自昔進山有觀白衣禪定或駐錫珮莊
師王公貴人倘極精誠有相有眉目儼若親承於咫
巖或千首臂或坐立異景像縹緲若瞻對乎繪素至有羅漢長者童
尺或千手龍前後翊從寶蓮花森列乎海波頻迦鸚
鵡翔於香靄或共見如一或獨見非常變化示

現珠不可諸若大竭力遠来終不得聡聴望餘光者亦多有之

興建治葺品第四

海嶋孤絶蛟龍呵護自非遺世高蹈者鮮能栖草茅以為食歳月既久輝光煥發致感王臣之崇重士民之歸仰大其宮室廣其田疇以養重盰蓋風化於無窮也

梁貞明二年日本僧惠鍔首創觀音院在於山之陰宋元豐三年王舜封使二韓遇風濤有感以事上聞賜額曰寶陁觀音寺置田積糧安衆修道歳許

度一僧
游浮海至紹興元年來真歇禪師清了自長蘆南
依之郡請于朝易律為禪 寺嘉定三年庚午八月大
風雨圓通殿摧住山德韶言於朝賜錢萬緡七年殿
成潮音洞無措足地鑿石駕
御書圓通寶殿大士槁以賜
十萬是時有田五百六十七畝山千六百七畝
是年水相史弥遠承父志捨則莊嚴殿宇廊庑俱具
香燈供養
上聞賜宸翰并金襴衣銀鉢
師機施錢一百六萬置長明瑪瑙數珠松席錦幡陳
燈

淳祐八年戊申制帥顏頤仲禱雨有應施錢二萬米五十石置長生庫接待壯仍請于　朝免租役皇元大德二年戊戌春

繕寺宇像設明年春宿衛省臣董其事一新棟宇供百隆香賜金百兩命江浙中宮命內侍李英降香作嚴之具金碧璀璨四年春遣使魏也先等飭僧遺及歸以玉琢聖像獻四年復遣大出廩緑幡香降內帑二千緡建演法堂益修從宇俾浙省割官田二千畝供僧五九月諷誦祈禱特領　璽書護持自是祝香賽錫歲以為常

勑翰林直學士刘賡製

文集賢直學士趙孟頫書

丹刻石以彰

聖化　皇慶二年冬
皇太后遣使法華奴寺降香賜主僧袈裟飯十
勅渝省賜鈔八百六十八定買田三頃以給佛
明　泰定四年夏　中官遣中政同知帖闍賜
定僧衣百八黃金繼文幡金綵綺帛等供聖飯僧
田二頃二十六畝以其入供菅帶及鈔百定
致和元年四月中丞曹立降香幣及鈔千
元統二年　宣讓王施鈔千定建石塔高九丈六尺
至順二年江西之萬安陳覺和率衆化貲凡八載鑄
鋼為大士像千尊佛鐘磬播蓋供具人置閘上
我朝　列聖相承崇佛法遣使錫予實不能悉
格紀

今上踐位以来尤加尊異祝香集福以錫下民絡不絶

謹攻此寺自日本鋸乖基真歟了禪師道風振起改講為禪維以然自得暉弁至瀾而恢大基業息球以火相續者曰雪屋立坦堂圓邊菴成深鑑菴寶小菴高閣雲鄰大儿濟鐵脚清古屋顏深谷暎無各告寒岛悟夢総清石屋環寒岛舉松州基東岛日得愚溪智東州永混溪清白雲恭屋中信古鼻銘大方聘朴

附録弟一山寧

長安南五量乃觀音降火龍處靈異甚多難以其載

大天尒平應旁不二至固武
林西山上天竺寺自昔相
刺為觀自在菩薩像多
冬焚香叩禮兩暘急難感
十年庚子杭城荐罹兵焚
知所在衆共追慕
求乃於草莽中得之遂十
自北關恭迎聖像安奉
山之西天寺中時瞿曇像
天寺中時瞿曇像
都鄭州之境控擅州有
一徑屬今西天寺其
大天尒平應旁不二至固武

清遠古普相傳為
歲士庶敬禮求現
救天日或變琉璃
布光映遠境界空闊
近忽見白衣端正
目然亦往往異
輝接談陵虛遠来
落應潮傳去潜通
哩室利師子國
至葛剌拔獲聆番
迎羅國本補陁洛
以道里方有璽塔嘗
所乃可前進中閣
飲食嘆莫勿種種魔碾
犯之及

寶池獲飲甘露身力增倍魚蹊豚境亦莫貪戀
徑往漸近聖地當有馬首金剛遠來迎導至於一心
聖多羅尊擯受慰喻然後詣巖中禁竹梅檀森辯交
蔭流泉清潔纖草如茵善薩充滿觀自在善薩常住
其中天龍圍繞行者至此蒙宣妙法即得開悟凡有
所求依願圓滿此其大略不能具錄以是考之則法
非凡境豈造次所能至哉似匪此地比擬也後至四
明屢有邀余同遊補陁山者心竊疑之不果往也一
夕忽夢有人謂曰經不云乎善薩善應諸方所盖衆
生信心之所向即善薩應身之所在猶掘井見泉然
泉無不在況此洞神變自在靈跡夙著非可以凡情

度量也既覽而歎曰嗟夫沙界本絶思議何住而非普薩之境界哉斷無既集成傳附以天竺霧霊事跡并以舊聞庶顯非異無別無斷用祛来者望寓四明之盤谷玄一道之感也至正辛丑歲四月補陁洛迦山傳終

盖聞圓通大士乃號觀音大士讃弟六人盛熙明記

唐王勃製

坤東畔婆竭海中雲檮涌金色之山聳閣迎琉璃之界衆巍巍寶座凝然居自在之身蕩蕩慈容皎若現白衣之相身掛雲羅漪絲織而色映寒霜體嚴瓔

珞同心衣纓盤而嚴晶皓雪翠迎仙島五雲之寶蓋
玲瓏艷逝摩尼百寶之花冠非奕眉橫纖黛斂如海門
之秋月初驚目紺重瞳侶水面之青蓮作秀齒排珂
玉舌瑩紫檀丹珠一點艷頻婆兩臉朦朧勝境現
上圓相舒而有金毫玉毫毫盧白光中踊累仙累於是雲雷吐辯宣諸佛秘密
釋梵兩華歎腥德帝奇之金言
奏樂千有天仙地仙向孤
妙事獻寶子有龍王龍女
中拔急難尋聲救苦赴感
洪鐘之應千谷是以經云
隨緣如萬水之印孤蟾侶
王法賊盜水火漂焚惡龍
惡鬼毒藥毒蛆或被人推
落金剛山或惡風吹入羅

刹國或臨軍陣或值雷霆若能仰告觀音應時即得
解脫普薩有不思議之力願有
救於娑婆遺教遍臨於穢土誠以周塵周
觀無遮無迹盡歸依有顒有
劫難量遥望洛伽之山猶耶神歌讚
南海海深幽絶處碧紺嵯峩連水府踊名
山自在觀音於彼住寶陁隨意金鰲載雲現
世衆衆玉牀成七寶臺真珠砌玆千花蓋足下祥雲
五色捧頂上飛仝歌萬種頻伽化崔畫来朝
王齊献供寶冠晃耀圓光列纓絡徧身明
氷面瑞蓮芳眉侶天邊秋夜月綉衣金縷披霞袂縹

緲素服褊袒
紅纖十指疑
咸羅紋儻濕
幾何化身百
無由到遥聖
手頂中摩觀
名賢詩詠第七

縹緲雲飛海上山掛帆三日上尋頽
千佛萬里恩光照百蠻澗草蛩華多瑞氣石
隔塵寰颺生小技真榮遇何幸凡身到此間
集賢學士吳嶼趙孟頫

金碧玲瓏塔影雙綺霞香霧濕疏窓跋人織
盖龍女獻珠持寶幢震海雲雷音縹緲弥山
春撞願求示現將軍相一跋群魔盡攝降
一輪寶月海波澄海上觀音現大乘劒珮鬼
刻煙霞樓觀起層層燒香使者天台客說法
本僧安得此身生羽翼還從彼岸快先登

江浙公省郎中天台劉仁本

趙管

縹緲蓬萊未足誇海峰孤絶更無加入門已
地携手同遊千步沙碧王鏡開金盖蔔珊瑚到
頻迎鼓勤童子觧招隠共采芝英和紫霞
驚起東華塵土夢滄洲到處即為家山人自
種三珠

機眼聽耳觀常自在誦若春行陸皎如月印空
処去来觸境皆圓通東吳沙門乘願赴筆鋒倒
河水於一毫端轉法花百億毫頭顯真諦一文
無盡身一句中含無盡義一文一句妙難思了
入三摩地是身非相空名樸遵花舌流香醍醐
文句會真說普門有路皋天衢
豫章童沙門蒲菴為皋天衢贊普門品觀音

一毫端現菩薩身大悲光相離諸塵無量句中
義熾然常說開迷淪圓音徧法界萬像皆玄文
入真境眼耳觀聽融真聞言詞寂滅相非有心本無
無斜香風舟舟散紅渠甘露滂滂洒青柳普門
妙現

色大千物拗
證菩提緣
余洪武十七年孟夏上旬
聖境頓見水天一色淨若琉
所覩靈異難以具陳是故賙
在於人間世也信知如来
豈欺我哉偶於洪武乙亥仲冬夢遊是境與昔無
別遂乃焚香遥禮輒伸勰
菩薩常居娑竭海悲願弘深無
東應現諸方無不在所證三
摩地那尒西興東突出
摩醯眼入面盧玲瓏海印發
輝炳然現懸河四
辯明

天台沙門全室黃普門品觀音
泛海遊山諦觀
摽萬像森羅炳然齊現
踊躍歡喜自不知形身
說華嚴時入海印三昧
普薩常居娑竭海悲願弘深無
東應現諸方無不在所證三
摩地那尒西興東突出
摩醯眼入面盧玲瓏海印發
輝炳然現懸河四
辯明

真宗花開小白品
雀類伽天香吹
可是圓歌梵唄昔
渺難可通真境界
窮生極通
火潮音
相聞鏘
有若優曇
日夜鍮天
風雲鋪
斯妙境非
實相普
繩絲珠光
遍輝朗
盡天智識
誰能測
別是一
清與月白十
互潛流
三賢到
洲潤濕

惟垂遥鑑知併却見聞知覺掃除語默離徹底
纔生死
古井崇善住山鴈門野衲下榻
海普令頃證佛菩提
遊禮哉眉普賢勝境讃
命禮大哉勝境銀色界中巍巍高聳接天涯歷
深険峻名揚天下四海皆知菩薩　大隠其中
亘古亘今常出現華厳黒水廣運神通牛心山上顯玄
機虎跳溪邊逞妙用中峯白水雷洞坪裏
發心蚊倒退而莫辞退湖猕猴上梅子坡前
有龍神八十四盤休擬議莎蘿坪内光相寺中
往應官豪往往来来僧俗道志心頂禮讃悔罪

慈山現光圖相更衆生心所願慈悲廣大功德難量
天仙橋上指凡情接引衆生登彼岸大慈大悲至聖
仁者昔賢法王如来十號具足之大菩薩摩訶薩
天下大我山遊勝境讀名揭金索
三十六萬億法身彌陀佛一十一萬報身
千五百化身弥陀佛同名同號海會彌陀佛九
阿弥陀佛廣發無遮誓願觀見衆生苦海波深溺愛河
浪棄造法紅一隻度盡衆生同赴蓮池會
四衆度誠淨心叶仔細遊禮我嵋勝峯多功德江河
山川受光普攝圓光裏休思退想念諸佛普薩修行地
歸雲集雲卧雲黑水寺自古從前菩薩修行地
瑞溪

龍飛天下真奇異萬松千佛菩薩親留記
太宗皇帝置護法明王聖人来塑起蒲公開山蒲波
同建置　王龍神靈感多聖跡　白水禪林天下甚
奇異銅像巍巍慈菩薩親身鑄四衆皈依曾受如来記
善果圓成同入龍華會　頂心坡上步步層雲起大
小深坑端端休辞退猢猻梯上更有蛇倒退化城接
待人人生歡喜　梅子坡前滿目千山水雷洞神明
檢察人間事　十四盤是一境致波羅坪中花開
如錦砌　光相寺中凡聖交雜地天仙橋上晃晃金
光赴七寶岩前瑞色如銀砌普賢菩薩現出園光裏
諸人見了箇箇生歡喜禮拜燒香懺悔消災罪改向

善同發菩提意命終之時生在
大元白水寺天下大藏尊經正宮皇帝勝
理殿隨緣臺雲東學樂起念佛
皇帝太子千秋百官坤閒應無比
萬萬歲我眉人
功貢益天下太平同證菩提命
五臺山大壽王大聖文殊師利菩薩
志心歸命禮
大壽王文殊西方金色世界七寶岩
寄遊處應念示現圓明萬福行精
悲室堅仁者普賢法
薩
讃云
天下大

曲路有千層　懸崖高萬丈　山色綠如藍
園林青似帳　猶雲稱不覺到天上
舉目望兜羅　內現法王像　普放攝身光
方見本來相　從今曾親象迴　二六時中無魔障

大乘山比丘普通謹題

重刊清涼寶山載於
天下之名山勝跡不為不多而見於佛經者蓋鮮獨
大華嚴經者良由此土衆生於我文殊大士深有緣
契而然也故王臣士庶以及四衆凡欲見大士之容
及覩其光而以誠心履斯境者無不感通觀於本傳

可見矣比丘實上人乃大興隆寺提點玄極庵禪師
法孫天然昊公之弟子也性行温淳操履篤實於天
順巳卯夏初遊勝境接衆於龍泉開一日遊中庭向
夕失伴因徬徨獨行忽見空中現文殊普賢觀音三
大士之相千佛寶殿儼護天神五百羅漢復現金色
世界寶樹金臺及金燈七盞續現二十七盞許久方
滅實於此時五體投地歡喜踊躍亦不知身在人間
世也爰念無以自効乃請其師昊公永寧住持清宗傳拔既成復印
首座編公同共發心募緣重刊
千部用廣流通矣且乞余言
其後惟諸佛菩薩慈鉤利生之心如谷傳聲隨緣而

應應與所感者何如而傳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今觀眞之所見與無盡不相感固其至誠而感其亦大士之眷屬也與不然於是乎用是編入而續傳亦已以垂示永久云

大明萬曆十年仲春既望金壇釋慧瑄序

無盡居士

大明萬曆十年歲次壬午仲春既望金壇釋慧瑄序

普皐　圓信　杜金妙果

普皐　圓信　杜金妙果　祖全　和通　覺祥　妙常德　清善　智安　玄鏡　柚雲

普皐　圓信　杜金妙果　祖全　和通　覺祥　妙常德　清善　智安　玄鏡　柚雲　等慾刻

普皐　圓信　杜金妙果　祖全　和通　覺祥　妙常德　清善　智安　玄鏡　柚雲　等慾刻　施主

普皐　圓信　杜金妙果　祖全　和通　覺祥　妙常德　清善　智安　玄鏡　柚雲　等慾刻　施主　秋貴

僧網司常住庫收